

集兒賜

著 的 之 宋

每月文藝

行發 店書冊一



控訴

當我盪步在油綠的田野時，那嚙背的老人又在我的面前出現了。

到鄉下來以後，雖說還不滿一週，但行經路畔，已經有許多野氣的孩子，樸實的青年，和我點頭微笑打招呼了。但他們對我，終是陌生的。我記住了他們那忸怩着的，害羞似的微笑，可不能一一辨識他們的容貌。他們是愚魯却誠摯的，強壯却粗野的，有的雖說奇形怪狀，却又像是千篇一律的。正像鄉間的景色一樣，清新然而却是淡漠的。

原野裏那鮮嫩的草料香雖滲盡了我胸中的濁氣，但却不能給我以更強烈的影

響。我們的庭院裏，究竟有幾棵濃密的老柳，把頭歪到籬外去；究竟有多少牽牛花，在早晨裏開了又謝了；以至校長太太的冬瓜架上，究竟已結了多少果實；那常常要把屎遺在院子裏的鷄，究竟有多少頭，在我，已是逐漸褪色，失掉興味了。

我們生在現代，也許特別需要刺激吧，我記住了那老人。老人常常像落葉似的飄入我的心頭。雖說我們相逢，並未交過一言，甚至老人那空漠的眼睛裏，或許還沒有覺察了我的存在。但他已經征服了我，我活在他的身邊，濃烈的被他感動了。

常常，不，從第一次一直到這一次，我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情況下，遇見他。他那高大樞僂的身影，是那樣孤獨，那樣寂寞，幾乎是人類情感中難以尋覓的。

我們這鎮後，有一條水流很遲緩的小溪，每次，當我獨步到溪畔有幾株白楊

的那一段，老人的身影便立刻在我的心裏或是眼前跳躍了。我以熟識老人的那心情，熟識了這一段田野。我幾乎用不着什麼思索，便可以辨明那些白楊的身段。一株細而長，一株却短而粗。另一株，則因為上了年紀，半邊已經枯萎了，特別顯得疏落。還有幾株初生的，便像營養不足瘦弱的孩子似的，很覺着單薄。而在這些白楊蕭瑟的葉下，却覆蓋着幾幢不甚顯明的坟堆。

溪裏的水流到這裏轉了個硬灣，溪水在陷落的堤岸下湧着白沫，那水的破碎的衝擊聲，吻着白楊葉子的磨擦聲，常常像是悲歎着彼此憐恤似的在坟頭嚙語着。

倘傍晚飄起冷淒的風，或烈日在寂寞的田野鞭着農人的長吁時，我們是不難在這兒找到老人的。

「看那，謝連波，啊哈，老不死！」

在我國坐車到鄉下來，車夫第一個指給我看的，便是他。

那時候，他正仰臥在白楊樹下的坎頭上，他的眼睛像睜着，也像睡着。有一羣馬蠅，在他的身邊嗡嗡的戲弄着，一時叮在他的眼上，一時叮在他的鼻子上，他却紋絲兒不動，像僵硬了似的。

天氣很熱，有幾個孩子，正嘩鬧的在溪裏洗澡。他們在水裏，在岸上跳躍着，像一點也不注意老人的安睡。那被遺忘的人，雖說是夏天了，還穿着一件寬大的破袍子，圍着一個頗累贅的褶襖。

我們的車很快的在他的身邊馳過了。我不禁背過身凝望着他，他那孤寂的身影，從這時起，便屢次像落葉一樣的飄上我的心頭。

而今天，我們又在這河畔邂逅了。

當我正注視着溪水裏那細小的漣漪怎樣在轉灣處湧着泡沫，上流飄來的敗葉怎樣被捲入漩渦的時候，我感到有一種笨重的脚步聲向我走來，那遲緩的聲音告訴我：「這是他，老人！」我等待着。

我感到，他正用那常抱在手上的禿皮的白楊木棍試探着道路，他逐漸向我逼過來了。

他要走到什麼

地方去呢？這奇怪

的人。前面是河，

而我正站在河沿上。我似乎已經聽到他那粗糙的喘氣聲，他將把我逼下河去了。一種不預之感使我突的側過了身。

他在我的面前直挺的站住了。



他正用那常挽在手上的禿皮的白楊木棍試探着道路，他逐漸向我逼過來了。

他不動。眼睛遼闊的瞪着天地相接的地方。河邊的垂柳一直迤麗的隱沒在天角，他的眼睛正像模糊的黃昏一樣的空漠。我非常吃驚於他的沒有禮貌，因為我確信他並不會意味到眼前還有我。我在這種壓榨下憤怒了。

但正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他的厚嘴唇却異外的顫抖起來了。

「說吧，唸大書的！該不是我的錯，我錯了嗎？」

他那乾枯的聲音使我矍然了。顯然的，我猜錯了，他已經知道了我，並且向我控訴了。但我幾乎不相信這聲音乃是由他的嘴裏吐出的。我疑心這或會是我的幻覺。難道說——我痴呆了。即使說了話，而眼睛裏却空洞得毫無表白，竟和他的聲音一樣的深邃，不可捉摸。

他該不是對了風，對了水，對了白楊，或是對了落日在獨白吧！

「咳！」

那嘆息使我顫慄了。

「都一樣的！」

這樣說着，便移動着他那禿了皮的白楊木棍，車轉身離開我了。待等我似乎想起了什麼話，他已經越過了坎堆，向廣闊的田野消逝了。

白楊葉在晚風裏磨擦的響得異樣孤悽，水在細碎的流，高粱的穗子在單薄的枝幹上搖擺着，山灣裏瀾來了牧牛童的長叱……

鄉居的生活——是寂寞。

同事們長久的孤寂感傳染給我了。

「都一樣的！」是甚麼呢？

我悔恨，我覺得我助長了老人的苦痛。我過份的不安起來了。

然而我的慰藉應該怎樣開始呢？我是——並不知道他的呀！

「啊哈，謝連波，那個瘟豬！」

當赤日的餘威已被夜氣滌盡，黑洞洞的蒼空裏僅剩下一點殘了的熱流時；坐在後院那歪頸子老柳樹下，我向同事們提出我的問題。但不料回答却是這樣的一句譏笑。並且馬上，同事的話題，便又轉向另一方了。

顯然的，謝連波的故事已早在他們的心目中失掉了興味，從他們的語氣和眼色中，我確知謝連波的故事曾經在他們之間流傳過，不過現在却已是腐爛並且厭倦！

我的同事們，是耐不住寂寞的，寂寞和厭倦，永遠像兩條鞭子，懈怠的却又嚴厲的鞭着他們。他們常常打着呵欠談政治問題，桃色新聞，或是那永遠蛇一樣的盤據在鄉里間的隱事。而每當那溪水裏漾出的嘲嗤陰涼的夜氣，在空中緩緩的流動着的時候，他們便更浸淫在這諸多話題裏了。

但謝連波却已經被擯絕於話題以外，完全的被人們忘却了。

是忘却。我想該不止是他們這幾個人，那數目字還要擴大，擴大到不剩一個曾經和他熟識的朋友或敵人。

但我的想題却錯了。事後我知道，他還有一個小女兒，帶弟子，留在這世界上。

「帶弟子，前年還在我們的學校念書的！」

在我再三的追問下，同事終於說了。於是我知道，像謝連波這樣的人，原來也曾經有過家庭，也曾嘗受過溫暖，也還會憐恤過別人的。

約摸在十年前，他從街頭收養了一個孩子。那孩子在當時，正像這老年的謝連波一樣，是被拋棄，被忘却的。

孩子長大了以後，因為沒有爸爸，也沒有媽；雖說曾經有過一個摺腹爲婚的岳家，但因早已斷絕了往來，便由謝連波作主，沿用鄉里間的慣例，取六月一日收進門的意思，叫做六一子。

「六一子生得瞞漂亮。」一個也生得不錯的女同事。懷了一種往日的戀慕說：「我喜歡他那對圓大的眼，更喜歡他那卷曲的頭髮，他簡直像小黑奴一樣！」這小黑奴慢慢的已可以幫助謝連波放牛了。

常常，兩個孩子，帶弟子和六一子無聊的跨坐在牛背上，跑遍了附近一帶的草地，跑遍了較近的山崖。而每當黃昏，兩人踏着落日歸來的時候，只要往過學校的近旁，據那女同事告訴我，是必定要喊王老師的。

「王老師！」

「王老師！」

兩個一對一聲，非常好玩的喊。一個故意把聲音提高，尖得出奇，一個就故意把聲音抑低，低得像牛叫！

「有時我也開玩笑的說，」那女同事含笑說。

「帶弟子，你們是一對呀！」

「那兒，王老師，他已經接過親了！」

這時，六一子便把嘴唇扁上兩扁，從牛背上跳下來，跳躍到操場上去：

「王老師，教我們唱歌呀！」

這些，自然也像郊野的殘陽一樣，夢似的模糊了。如今是，誰也不會再聽到六一子的聲音，誰也再不會看見帶弟子那甜美的笑了。

三年以前，在我們這兒，發生了一件極平常的事。

是春末的時候。

六一子把牛趕上的山坡。春在山上開着艷麗的花，春吵鬧的把山野粉成了活跳的夢。山坡上，孩子們正在矮樹林裏，正在碧綠的青苔上，嘩鬧着，奔跑着。年青的六一子立刻便被快樂征服了，他忘形在春之海裏，與孩子們結成了夥伴，跳着，笑着，吵着，罵着。一時，孩子們滾在柔軟的草地上，尋覓黃色的，紫色的山花；一時，他們又躡進矮樹叢裏，追逐跳聳的蚱蜢。六一子忘掉了一切，忘

掉了山下常常煽起的農人們那性急而忙亂的吆喝，更忘掉了那孤寂的啃着青草的牛。

但慘劇却在這時候發生了。

牛忽然咆哮起來了。被六一子搭在牛背上的繩子，落下了地，並且投在了牛
的腳縫裏。

「六一子，快看你的牛！」

「要跌到山下去了！」

「哇哇哇哇！」

孩子們一齊嘩鬧着。

待到六一子惶恐的從樹叢裏攆出來，牛已激動了野性。牠笨重的在山坡上亂跳着，一面哼哼的喘着氣。六一子才躲閃的蹲下身，預備乘隙扯出那繩子，牠就狠命的一腳。

六一子連喊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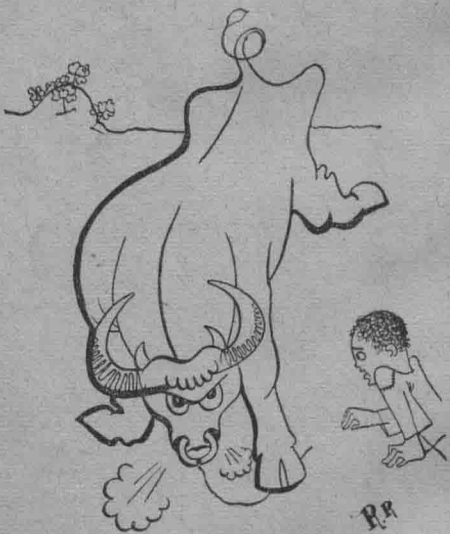
也沒來得及，便滾下了山坡。

傷是踢在了心

窩，這小黑奴的一生，便這樣悲慘的完結了。

我們鄉下的時

間，是凝止的。人們在凝止裏磨光了，關於六一子的記憶。甚至連那轟傳一時的案件，也隨了謝連波那瘦長的衰老的身影，同時被忘記了。



牠笨重的在山坡上亂跳着，一面呼呼的喘着氣。

三

謝連波被控告了。

據我的同事說，謝連波其實是個好人，他那勤儉的生活，和藹並且良善的性情，從前是常常爲人所稱道的，所以他的被控告，乃是一件平常滑稽的事。

「但他却是個十足的瘟大頭！」某同事發揮着自己的見解說，「當檢察官下鄉驗尸的時候，他到我們學校裏來借凳子。那老傢伙，嘿……」

他是一個胆小的人，這禍事使他非常惶恐。他不自然的躲避着人們的眼睛，像是一不小心，就會被人們的眼睛吃掉似的。只讓額上那深陷的皺紋，表白着悲苦的痕跡。

我們問他：「老謝，事情怎麼樣了？」

還能怎麼樣呢？咱們種莊稼的人，爭的了這口氣嗎？花幾個錢算咧！」

「你看，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但這樣一個人，却被控告了。並且一拖三四年，官詞還沒有完結，像是永也不會完結似的。

縣政府的鐘也停了擺，像鄉下一樣，時間凝止着。所以謝連波的官司，雖也過了幾次堂，竟還像沒完成的傑作似的，永遠缺少一兩筆，辨不清輸贏。

告他的人，就是那瞎了一隻眼的吳牛兒——曾經有一個時候在名義上是六一子的岳父。吳牛兒的妻且在六一子的尸旁彈着眼淚，哭哭啼啼的嚷：

「我的六一子，（子讀賊音）我的六一子（子讀走音）是那個養大汗的害了你個短命人！……」

「你睜開了眼睛，看看你那可憐的妻唄，嗯哼……」

那可憐的妻却在衆目所視下忸怩着，有時更莫明其妙的笑起來了。

鄉下的正人君子，在這次的事件上，都出頸露面了。她們試着爲這兩家調

停，似乎較謝連波更忙碌。但開出的價格，却使得謝連波顫慄了。

「紙泊：一百担。

念經超渡：七七四十九日。

松木棺材：一百元。

衣服：四十五件。

——四項共折大洋四百五十元正。

另外一條小注是：謝禮在外。」

「要我的命嗎？要我的命嗎？」謝連波直瞪着眼連聲說，像囁語似的。他，正像俗話所說，鬥敗的公雞似的，完全絕望了。

謝連波被提上了公堂。

「老爺呀，天在上頭，人不能壞良心，我謝連波活了四十幾，沒說過一句黑

良心話……」

着。

可是，沒結果。

於是謝連波爲了這異外的災殃，求了周鄉紳。

他第二次又被提了堂。

「老爺呀，我待六一子，就像自己的兒子。菩薩看見的，牛踢死他，不是我。天老爺的不是，人有煞辦法呢！」

謝連波擠着眼睛，擦着鼻涕。兩個手臂不自然的拱着腰下的搭柁。

依舊沒結果。

謝連波賣掉了那條闖禍的牛，心上異常悽楚。當他牽牛出門的時候，牛留戀的用鼻孔嗅着院子裏的土地。他的心彷彿懸在了枯井裏，深不透底。一會兒，他摸摸把那鬆弛的肚皮，一會兒，他又爲牠理理黏結的結毛髮，却終於嘆了兩聲

氣。對跟在他身後的帶弟子吆喝着：

「滾回去！……」

他完全的被訴訟毀壞了。憂愁使他超速度的衰老起來，在他的生活裏，已經沒有了和平。訴訟是他的心病，像一隻鋒利的箭，射穿了他的心竅。他拖了債，逐漸的無力負擔了。

「那麼，你爲什麼不賣掉你的田呢？」

田裏那幾棵白楊並不見得比往日蕭索，祖先坟頭的草還依然是那樣的青綠，但謝連波的命運，却漸漸的枯萎了。

他在田裏漫無目的的走着，用腳踏着每一粒土地。每一粒沙土都對他表示着最親切的柔情，在他的脚下溫順且服帖的奏着細碎的音響。帶弟子跟在他後面，一點兒沒有聲息。倘不是夜露已經滴在他們的臉上，他們或會這樣沉默的走完一生的。

可是他終於第

三次被提了堂。

「老爺，我沒

有錯，人們陷害

我，我有良心，掏

給你看。我的心是

紅的，甚麼都不

怕，甚麼都不怕，

我沒有錯呀！」

他激忿得口角噴白沫，眼珠因為充血，而泛了紅絲，聲音因為興奮，而放縱得寬大起來了。



「老爺，我沒有錯，人們陷害我，我有良心，掏給你看。」

還是沒結果。

日子拖得更長，更長，三年了。

他的田賣掉了！

他的房子被抵押了。

可是他得到了什麼呢？

一張白紙！

他的沈默像決了口的堤，憂傷已不足形容他的形狀了。他不能再壓抑他的感情，他攔住了每一個人問：

「我錯了嗎？我錯了嗎？」

人們同情他，憐恤他，撫慰他，厭倦他，但終於開始躲避他了。

「我錯了嗎？我錯了嗎？」

人們捶捶頭，笑一笑，有的且裝作沒聽見，從他的身旁走過去了。

聳立着的山崖，碧綠的田野，遲緩的流水，低矮的茅屋，凡是他走過的地方，都留着這聲音。輕吹着的西風，漫步着的白雲，威嚴的太陽，柔和的明月，凡從他的身邊走過，都聽見這聲音。

人們看見他用他的白楊木棍敲打着無語的樹幹，並且空漠的喊：

「我錯了嗎？……………」

我非常的痛楚，當我意味着那聲音，當我憶及那同樣的問句在我面前所得的反應時，一種使人顫慄的寒流，輕輕的從我的心上流過去了。

四

人們已經很久沒見過帶弟子了！

在從前，帶弟子還在我們學校裏唸書的時候，同事們常常一半玩笑一半認真的問她：

「帶弟子，六一子死了，你還想嗎？」

「那死鬼，害我爸爸花了多少錢啊！」

人們對帶弟子的怨恨，是並不奇怪的。長久的陰鬱生活已經毀壞了她的安甯；六一子的種種，都化成了可怕的記憶，殞擊着她。在她那稚弱的心裏，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憤恨。

「帶弟子，六一子的丈人還來吵嗎？」

「他吵有什麼用，爸爸又託了人咧。爸爸說，三兩天裏，官司就會完的。」但這種念頭，逐漸的從大人的心裏崩潰下來，影響了孩子。官司像是永也不斷的絲，日子越久，糾結越多了。

曾經有一個時候，謝連波因為孤獨——祇得聲明一句，他的老婆早因生產死去了。——常跑到我們的校門前來徘徊。那情形，正像現在徘徊在那賣去的田地上一樣。他那唯一的企圖，便是藉了下課的一點點時間，得會帶弟子。

在他那乾枯的心底，或是渴求着親切和安慰吧，但每當帶弟子偷偷的溜出校門去會他，他却立刻背轉了身。讓帶弟子默默的跟在他身後，無言的彳亍着。

及至上課的鈴响過，帶弟子不得不離開他了。他才沉重的嘆口氣，拾起搭褲的一角，抹着油垢的臉。

而後，他仍然停留在這兒，等待着下次的機會。

帶弟子在同學中，也失掉言笑了。從父親那兒，他學會了沉默。在孩子們滾鐵環或是嘩鬧着的時候，她一個人躲在壁角洒太陽。陰腐的氣息使得她的身體衰弱，使得她眼睛呆滯。那呆滯的眼睛像一片無盡的海，深奧而不可捉摸。

她的態度超過了她的年紀，在孩子們的戲謔下，她被稱爲「小老太婆」了。

在這一點，他們父女倆是相像的。曾經有一個時候，我以爲謝連波已經很老了。從他那皮膚的顏色上，我猜測他或已超過了六十，但是，我又錯了。據熟知他的人說，他不過僅有四十幾歲呢！

由于過份的失望，謝連波固執起來了。開始的時候，人們對他，與其說是鄙視，還不如說是畏懼。在他的眼睛裏常常燃燒着一種瘋狂，一種人類所不會有的淡漠，是使得樸實的鄉人們胆怯的。

即使和帶弟子在一起，也似乎並沒有溫暖。一夜，在帶弟子睡熟的時候，突的被她抓住肩膀搖醒：

「我錯了嗎，我錯了嗎！」

他喊叫，像野獸一樣的粗野，手因用力而打着抖了。

然而帶弟子不響。

她不響。還是話已經說盡了，還是說不出什麼話，我們不曉得；僅有她的眼睛，却黑夜一樣的睜大着。是黑夜，那裏面，沒有驚駭，更沒有恐怖，只有深沉，只有痛苦。

謝連波像頹塌的野壁一樣的仆倒了。

「爸爸！」帶弟子把聲音壓在喉管裏說：「你別……我難受！」

從那以後，帶弟子不來上學了。她的行跡逐漸和學校疏遠，同事們也逐漸把她忘掉了。只偶然，孩子們在背地裏議論着：

「看見帶弟子嗎？東莊張家做丫頭呢！」

「丫頭丫，

坑上地下滿處爬；

爬不夠哇，

背着臉兒偷吃肉哇！」

孩子們唱着，且全嘻嘻的笑了。

而謝連波呢，謝連波第四次又被提了堂：

「老爺呀，你們從蘿蔔身上是再榨不出血來的。我完蛋了！我完蛋了！還要

怎麼樣，還要怎麼樣呢？」

他喊着，哭着，一下子跪在地上。在舖得不整齊的磚土地上打滾，像是完全失掉理性了。

依舊沒結果。

他不僅是被趕出了衙門，還被趕出了屋子。謝連波變得像一口腥臭的痰，人不敢粘惹了。

白天，人們牽着牛往田裏去的時候，看見他儘日的在白楊下的坟頭上仆臥着，或是溪裏佇立着。夜裏，却沒人知道他究竟棲息在什麼地方。世界上，彷彿只剩下祖先的坟，還是他所享有着似的。

我寒冷得打抖……

謝連波畢竟還是幸福的。至少，他還保有着祖先的坟，能頽臥在坟頭上，能在草叢中自由呼吸呢！

怕是饑餓也會在這什麼都毀壞了的人的肚裏吵鬧吧！他開始乞討了。

當人家的屋頂上裊起青烟的時候，他便慢慢的走攏去，蹲在陰暗的一角。他不作聲，人們也自會明白那用意的。

起先，人們想着他那過去的好脾氣，想着他也曾周濟過別人，便把剩湯，和着半塊高粱餅，傾在盆子裏堆給他。

他便貪婪的把那讓入肚子裏。

但人們却慢慢對他厭煩起來了。

「別家也去去呀，看準一塊地了！」

婦人們說，他不响。仍是蹲在牆角下。

「誰家開着金銀山呢！」

婦人們在語氣中更加用力了，他却依舊不响。這態度使得人們生氣了，便狠命的喊：

「去吧，去吧，今天沒剩的！」

他像是突然的吃了驚，便惶惑的倒提了他的白木棍。待到人們心軟下來，向

他說：

「今天就在這兒吧……」

他已經走遠了。並且一路喃喃着：

「都走遍了！」

「都走遍了！」

五

他變得貪婪而不近人情了。

同事們曾爲我敘述了幾段關於他的軼事。顯然的，他已被人們目爲村里間的禍害。

據說，當他被人從陰暗的牆角趕走以後，曾經有好幾天，人們不再看見他。

假如在平日，人們丟失了一隻雞，整個鄉鎮全會翻了江的。消息立刻會從這一家傳到那一家，雞主人會仔細的不漏過每個人，焦慮的把每一個隙縫全找到的。

但謝連波的失蹤，却像平靜的西湖一樣，沒引起半點波紋。人們甚至完全沒有意味到他的遺失，即使意味到，也不會驚奇。反而覺到爽適，因為一棵肉刺，從眼睛裏拔出去了。

可是謝連波又回來了。並且立刻就闖了禍。他在一種對手不及防備的情態裏，奪去了孩子的糕餅。當孩子哭着回家的時候，謝連波是被人們更進一步的憎嫌着了。

「小心吧，謝連波回來了！」

人們彼此警戒着。

「謝連波做賊了！」

家家的門戶全緊起來了。

東家的孩子丟了一塊尿布：

「謝連波！」

西家的柴伙欄裏不見了兩捆柴伙：

「謝連波！」

人們所着意的是：怎樣可以更加重謝連波的罪惡，及至他自己也曾遺失了四
五日，却沒人追究，永遠成了疑案。

謝連波終於被保衛團丁在路畔喊住了。

「謝連波，王文升家的高梁，是你偷割了吧！」

謝連波不言語，身體歪斜的支在白楊木棍上，頭無知覺的輕輕搖幌着。

「謝連波，馬二嫂家的樹，是你斫了吧！」

謝連波不言語。身體歪斜的支在白楊木棍上，頭無知覺的輕輕搖幌着。

緘默變成的罪惡的標記了。

孩子們譏諷他，團丁責罵他，大人們厭惡他，連溪裏的流水也在擲揄他了。在人世上，他完完全全的成了多餘的東西。他的身體的各部份，彷彿全麻痺着。任何形式的侮辱全不能在他的身上激起反響，他不會笑，也不會哭，甚至是成了啞叭，一張嘴說話，也要引動人們的驚怪了。

是的，在外表上，他像是不再有人類所具備的情感。只頭在無遏止的搖，眼在空漠的望，心也許在不息的想吧！但想的什麼，却是難以猜測的。

在這時候，那永遠關心着他，從來不使他失望，並且更不會對他厭倦的，只有帶弟子！

他的女兒，一個不滿十二歲的孩子。

每當黃昏，當我在溪畔和他邂逅，並且每次每次，全要悵望着他的背影在廣闊的田野裏消逝的時候，我想着帶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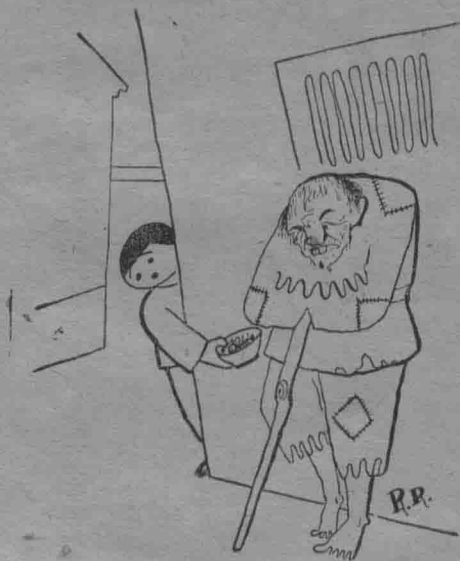
我不自覺的對她發生了一種感情，我不知道這感情是同情呢？還是好奇？我

希望有一天，我能見見這孩子。如果說謝連波常常像落葉一樣的閃入我的心，那麼，帶弟子便常常像浮萍一樣的在我心上漂擺着。

謝連波每天到帶弟子那兒去，牆外等候着——這已經成爲了習慣。帶弟子小心的伺候着主人吃過飯，便把剩給自己的一份，偷偷的拿給謝連波。

謝連波搶奪一

樣的接收了這種施捨，且搶奪的把飯菜嚥下肚，像是惟



便把自己剩下的一份，偷偷地給謝連波。

恐帶弟子會阻礙他似的。

倘有時，帶弟子因為不經意，惹得主人發怒，而連自己例有的一份也被取消的時候，便空着手來見他。

於是謝連波便憤憤的磨着牙，且捏緊拳頭威脅着：

「拿去，拿去！」

帶弟子無言的流着淚，不動不响。

但這種關係被好事的人傳入主人的耳裏了：

「賤貨，和你爸爸一道綫啦！啊！」

「要再叫那老不死到門前來，打折你的腿！」

「啊啲，我的首飾不見了！」

所有這些責駕，却均沒能阻止帶弟子的決心，她依舊把自己的一份偷給爸

事情發生在一個秋天的晚上，月清瘦的吻着大地。帶弟子才溜出了門，衣服

便被主人的手抓住：

「賤貨！」

一個拳頭向她臉上飛過來。

當着謝連波的面，帶弟子被歐擊了。

飯菜全潑在謝連波腳下，謝連波的頭急劇的搖擺着，額上滴着大珠的汗。

帶弟子不哭不喊。僅有拳頭的捶擊聲，在靜寂的夜裏飄擺着。

「滾你的吧！」

待主人覺察着這種打法也還不能解恨的時候，便用力的在帶弟子身上用脚

一踢，蹦一聲關上了門。

父女倆一塊被關在門外邊。

謝連波踉蹌的離開了那地方，大聲的喘着氣。白楊木棍也不能支持身體的均

衝了。

他摔在祖先的

坟頭上……

溪水在夜裏響

得更悽愴了。月光

細碎的映在他的臉

上，那臉，彷彿不

甘心的對着一切控

訴着。

六



正像從前的謝連波一樣，臥在那
還有潮濕的土上。

像謝連波這樣的人，生前即已被人們所遺忘，死後更沒人過問了。

但衙門裏却忽的在積疊的案牘裏翻着他，他第五次被傳——這一次官司也許會勝利的吧，可是他已埋在土裏了。

當人們把他的坟，指點給下鄉來的差役看時，帶弟子，正像生前的謝連波一樣，臥在那還有些潮濕的土上。不過他的眼裏，却不是空漠，而是堅實——是堅實，我看見了他。

我記得——這一次我沒有錯，我覺得我的眼淚，滴在了她那泥污的手上……

一九三七年元月

孩子回來了

一

一塊發鏽的鐵偏偏要認成了金子。父親是過度的估量着我。他永遠的相信着：相信着他那沒用的兒子，是做着一個有出息的事情。

我十分的氣悶。彷彿一個小小的鐵環，緊緊鎖在我的心上，我擺不掉它。我的思想，在父親的嘮叨下得不到片刻的甯靜。我要忍耐着，像被俘的囚犯樣的忍耐着。苦痛地，辛酸地，甚至是憤怒地聽着那沒休止的話：

「就說，你們新派，不戀家。可自然哪，一天往家裏跑幾趟，不是做事的理。可也不能儘顧了事，連爺媽全忘了哇！」

他是不曉得，幾年我並沒能像他所想的那樣，做過半點事情。但我在他的心裏，卻永遠是一個奇異的驕傲。我的說是樸素而實在有些不體面的外表，也絲毫沒動搖了他。那強烈的自信，幾乎是難以解釋的。他不理解我的生活，但卻把我引爲唯一的安慰。幻想着，完全是幻想着我的種種際遇，在其中找尋着娛樂。且常常，他會耐不住緘默，秘密的對隔壁三嬸子，或是對門二大媽，把我那希有的卻是不兌現的才能走露一點。

那聽話的人，確實也受了感動。暫時丟棄了嘴裏的旱烟袋，用漏了洞的袖子抹去口角的涎唾噴噴的讚嘆着：

「煞少，百多塊呀！才多大的孩子，哦。」

父親便勝利的苦笑一下：

「那小仔，是個幹家！」

於是便又執拗的向我說：

「可自然哪，也得維持朋友，也得顧顧家。指着家裏，是不行咧！光說，不中用！看看，你就曉得了！」

我始終沈默着。低了頭，跟在他的後面走。

他的話十分難堪的壓迫着我，我渴念着解放。我希望他會突的明瞭了一切，對我冷淡，對我疏遠，對我板起面孔，或竟像我孩子時代那樣，用拳頭來捶我，毫不姑息的來罵我：

「你個混蛋！你個小雜種！」

在他面前，較之尊重，我是更要着輕蔑的！

可是：他的話卻總是像教訓但實際卻是哀求的叮着我：

「家裏，親戚，沒一個像樣的了！你還當前幾年，好，全光了，全倒下咧！咳，如今是只有指着你了！」

他和我是隔離着多麼遠咧！

我在他那想像的折磨下狂瘋了！一個惡毒的念頭侵襲着我，我想撕毀了他的希望。我要粉碎他所有的幻想。我要當面給他個打擊：我想嘲笑他的兒子，我更想證實那個幹家，不過是一堆廢銅爛鐵。

但他那駒驥的背影幫助了我，我終於低下頭，眼睛專注着脚下的土地。那土地是漸由黃黑色轉入了褐紫色，對我變成熟識，親切，而且甜密了！

我無望的抬起了眼睛：

「還有多遠！」

「快嘍！前面那不是小稻地的塔尖，小稻地離我們家，還有四里地！」

離家越近，我的思想越沉重，不安越擴大起來，那禮拜堂的尖頭，像一隻巨大的箭，直刺在我的心上。我辛酸的回憶着一切。遠處濃蔭中高豎着的幾顆白楊，使我觸及了家。兒時的歡快全那麼熟悉的躍爲了現在的痛楚。我苦惱着自己卑微的承受着家鄉的慰問。很多很多的臉，在我的面前浮動，我會

給他們什麼呢！

幾年來的生活的拖累，已使我忘掉了家。而現在家却又把我拖向了更苦痛的深淵。一向，在父親的奢望下，我巧妙的掩飾着我的艱難。我是甯肯負着一個浪費的虛名的。

我準備着接受着一切的責備和埋怨。

冷遇，我是不怕的。當人們給我以白眼的時候，我倒學會了閃避。侮辱和損害，在過度的不安中，倒是我所期望的了！

麥田依然是那麼柔和的在微風裏顫動，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鳥兒，也和往常一樣地在樹枝頭跳躍。污濁的河溝裏，有赤身的孩子們在嘩叫着。路旁那蘆葦叢中，充滿了唧唧喳喳喜笑着的鳥語。田野絲毫也沒減它當年的豐韻——它還是那麼生氣。那麼清新，那麼甯謐。

但在這一切裏有我卻例外的感到了寂寞。

父親那愚昧的聲音又在磨難我了，

「看吧，也看不出窮像，就窮了，不新鮮。也不知是那股子風水！該打算打算了！」

我非常紛亂，我想從紛亂中掙扎出來，可是不能夠。

「我爲什麼要回來呢？我需要這些教訓嗎？生活給我的教訓，已經夠了！這蠢貨！」

自當我的腳邁着最後一段路程的時候，不安定的心反而安定下來，畏縮完全被空洞趕跑了。

—

「可回來咧！」

「要不你真不怙家，怎麼一去不回頭哇！」

「幾年沒回來，怎麼就老了個這樣！」

聲音，從每個角落裏擁出來，像清晨的鳥噪一樣，衝向了我。這熱烈，是我所沒料到的。孩子們在大人的腿灣旁，羨慕的又有點好奇的偵視着我，弟妹的眼睛樣全很明亮，在無言的微笑着。老人們則把頭傾向我的臉邊，用昏花的眼睛辨識着我兒時的標記！

「這孩子，鬚子全黑了，你說，變的不快！」

變了，完全變了。人們的臉上，已刻上了新的苦難。歡笑後面，全隱藏着一種真正的憂愁。我漠然的眨着我的眼睛，像害羞一樣的監視着母親。

母親也老了，皺紋是那樣顯露的爬滿他的額頭，腮旁，和眼底。

「可該三孀子開心了！大兄弟回來了！」

母親一直沒有話，他的沈默是我所瞭解的。弟弟的信幫助我知道那一切。妹的，妹的死，已給了她一個大的刺激，而家境的潰落，又增重了她生活的杞憂。

和父親一樣；她惟一的希望，是建築在我身上。不過比較的隱藏些吧了！

我無言的領會着一切。眼前的歡快也暫時的使我忘掉了方才的苦痛。但這苦痛並沒離開我很久，輕快在我的心裏一閃，便又流星一樣的消逝了。

「姐姐呢？」

「還有姥姥，（註一）全在西房裏摸索。（註二）你去看看她們吧！」

等人全散盡了以後，我沒心緒的到了西房。姐姐看見我，幾乎是完全呆了。她癡鈍的凝視着我，連手裏的牌也忘記了。她的注視裏隱藏着一種憂傷，一種難以形容的鬱悶，沒有聲音，也沒動作，連勉強的笑容也沒有。只有那雙癡呆的眼睛，在默然的嘆息着。

註一：姥姥，即外祖母。

註二：摸索，一種紙牌吧。

這無聲的嘆息幫助我瞭解了一切，使我戰慄。使我想到了死。——那在生活的巨浪下，絕望的鬱悶的死。父親的話又重新掩入我的記憶：

「早晚，她是會好好的死掉的！」

父親講着他的遭遇的時候，我記得是非常焦燥。一氣，他說了許多不連貫的話，並且脫落了很多字句。

「你說，你說，不新鮮！整天擦眼抹淚！對着我可不，不當面吧，也夠難受。可自然哪，家家窮，也沒他們家那快，幾年，那們好產業，家敗啦！敗家啦！不新鮮！一家子拿你姐姐出氣，說你姐姐犯白虎，（註三）妨的。真恨的人咬牙，怎麼弄的！白虎，我不怕，住在家裏來，我女兒麼！」

那激動在當時也曾感動了我，而現在，她的情狀却像電一樣的直接着我的

註三犯白虎，是一種迷信，據說女人出嫁時，時辰或日子不正，就犯白虎，妨家。

心。

我深深的知道；這苦痛不過才是個開端。姐姐的經歷是毫不新奇的。不過在頑固的翁姑下，姐姐這新嫁的媳婦，卻要多過一些苛責和咀咒吧了！本來新嫁娘向例是像父親所說：「受氣的小使」啊！

傍晚散了局，背着人，姐姐才向我哭了。

眼淚在他那雙癡呆的眼睛裏流着，好久，好久，全沒有止息。一面，她掀起衣角擦抹着，——一面，又努力壓制着滾出喉嚨的聲音。這努力的結果是使得那嗚咽更加可怕了！

「這家子人，實在過不下，但有半點順心的地階，我也不至於這樣……」

我的所有智慮全在姐姐這種暗泣聲裏磨光了。感情在重大的脅迫下，反成了一張白紙，死活也辦不出半點滋味。像有很多雜亂的念頭在我的心頭堆集着，可是倏的又逃走了。曾經，我想着自己這幾年來的飄泊，想着人們付與我的冷漠，

想着父親爲我而生的驕傲，想着母親對我的企望。但這些想頭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集中，正像螢光一樣閃爍和飄渺。

我只是面對着姐姐，苦痛地聽着她的伸訴：

「整天的瞪着眼，拍桌子打板凳，指東罵西的。說我犯着忌，尅着他們，把他們家當全尅光咧！我要真有這大的命，也不該受這個罪了！」

「索金定不就受婆婆的氣嗎？後來還成仙咧呢！」正在看着一本什麼小書的弟弟，突然插進來。

「滾遠遠的去吧！」姐姐賭氣說，一面接下去：

「錯全在我身上，自個把幾畝地鼓搗光了，也怪我妨的，你看，咱們莊裏，那家不是揭不開鍋！也是我妨的嗎？」

「怎麼就會窮成了這樣？」我嘆息着，雖然自己明知道這嘆息是虛費的。

「怎麼窮啊，吃也沒吃，花也沒花，起早貪黑，一年幹到頭，還得拖債過

年，債一多，利錢就壓死了！」

姐姐解釋着。不時乞憐的望望我，半天，才吞吐的說出了她的希望：

「那怕給人家聽差呢，好歹你給你姐夫找個地方。我只要跟他去，也就沒這些事了！」

多麼愚蠢多麼滑稽的想頭啊！我卑微的鞭拷着自己，我真有這能力嗎？聽差，也有着一種吃飯的技術。我自己就連這種技術也欠缺的。我苦痛的忍受着自己的鞭苔，又無恥的在這可憐人心裏印上一個新的欺騙了！

「生在外頭跑野了！」不知什麼時候，父親和母親，也坐在我們的旁邊了。這時，母親就插進來。「誰是親的，誰是近的，全忘了！你要給姐夫巴給個差事，我也省心咧！」

始終，我沈默着。我沒勇氣揭露我那陰慘的生活，給他們一個絕望的打擊。用沈默，我保留着我的欺騙。我或者就這樣的欺騙着他們，苦痛着自己，了結一

生的。

倒是父親解救了我。他那皺紋擁擠的臉上，在剎那間流露着一種自得的喜悅，指着正在看着什麼書的弟弟說：

「來！給你哥哥看看，念了多少書了！讓你哥哥出個題目，做篇文！」

「拿給他看看吧；兩樣書，那樣好！」母親也暫時放棄了他的埋怨，附和父親。

「我們就念一樣！還是老的！」

「念老的，還買新的！」母親的算盤珠又在轉了！

「縣裏讓賣，先生不教。只察學的來了，才擺出來，裝樣子。那是日本鬼子的書！」

這日本鬼子的書的第一課，又在我那已經撕裂的心上，刺上了新的痕跡。暫時，我感到了暈眩，我覺得一種難言的羞愧，我的思想落在更遠更遠的地方了。

在那簡略的地圖上，領土的四分之一，已經換了顏色。而我的家，則標明了冀東自治區字樣，有着一個紫黑色的刺目的姿容。

母親的聲音在我的耳畔嗡嗡的響。

「反正全是認字，又有什麼的兩樣！」

話是擴大了，擴大了，歪斜的實在我的腦袋上。一種顫慄在我的血液裏流着，流得更急了！

三

夜裏，睡在土坑上，怎麼也睡不着。坑在我的輾轉下，顯得特別僵硬。我翻一個身，又翻一個身，總覺着有一排針在扎刺着我的肉。

老年的外祖母的咳嗽，在靜夜裏，特別來得孤寂和淒涼。那越來越激烈的氣喘，又清楚的告訴我這受難的人是如何的在痛楚中掙扎。母親告訴我，自從來在

我們家，她的身體越不支了！母親耽心着她的死，埋怨着舅父的出亡。舅父是在典去了最後一畝田的時候，就悄悄的走了，到什麼地方去，沒人曉得。有人說在口外，也有人說就在那常常突然的襲來，不久以前才譁變的保衛團的隊伍裏。

母親說，這後一說是較為確實的，因為從來他就是這種脾氣。

我記起了舅父的面容，那粗野的有力的可十分固執的細長身影。我記得，在所有的弟妹之中，他是特別不喜我。我惹怒了他的理由，說來是有些滑稽的。但是這孤寂的夜裏，在外祖母陰慘的咳嗽聲中，那記憶却特別深重的，像毒蛇樣的啃噬着我。

一次，在年關裏，舅父來了。他恭恭敬敬的跪在神主前，磕了四個頭，不幸是在磕頭中間，我却悄悄的溜走了。現在我已記不清當時是爲了貪玩，還確實是爲了避免給他拜年，但這沒給他拜年的事，是十分的使他生氣了！

「這孩子，長這們大，一點禮也不懂，頭也不給我磕，就跑了，媽的老牛，

「我非活埋他不可！」

幾天，我沒敢見舅父的面。此後，他就永遠的討厭我，而現在，土地全變了顏色，無禮是越劇烈的蔓延着了。當我想到他咬着牙，握着槍，連性命和家庭全不管，爲了禮去拚命那固執的面影，一滴淚便來在我的眼中，冷清的掛在我的眼睫上。

比起舅父來，我是只有羞愧！這樣的懦怯，也難怪他討厭我了！

夜更深了。附近池塘裏的青蛙的鼓噪聲，也逐漸的微弱了下去。只不時，無力得像嚙語一樣，間斷的低呻着。從昏暗的窗隙裏透進來第一股深夜的涼風。我無助的瞪視着那黑暗，用各種各樣人的臉色苦痛着自己。我覺到，我的腦袋像就要炸裂了一樣，它是這樣的攪亂而難以制止。終于，有一股兇狠的譏諷的微笑，浮現在我的嘴唇上了。

我渴望着睡眠：睡眠卻遠遠的離開了我。我的頭在那大的圓柱形的枕頭上擺

來擺去。手和腳和身體的每一部份，全完全完全的被疲乏主宰了。只有腦子，在廣泛的昏亂中例外的清醒着。

父親，母親，姐姐，外祖母，舅父，變了色的土地及所有一切人的形狀，匯成了一個巨大的宏流，在我的腦子裏旋滾着，幻成了各種各樣的怪狀了。

我狡猾，我惡毒，我是該被唾罵的。我是這樣欺騙着他們，把他們那僅餘的一絲希望握在自己那空無一物的手掌心裏。以致他們全乞憐的哀求的望着我了！

我需要着告白，真誠的告白。我要吐出我的積鬱，要卸脫這精神上的苦痛。我要清楚的告訴他們，這社會是一個漩渦，窩藏着各種各樣的罪惡，不幸是沒有陷落了我。我在現社會裏，只是一個被拋落者，是一錢不值的，是毫無能力的。

這告白將會引起怎樣的結果呢？

當最後這一絲渺茫的希望，也被斷絕了的時候，他們將會怎樣的生活下去

呢！

我思量着，思量着，漫無止境的思量着。手撫着沈重得像一座山峯樣的頭，幾乎要拼出慘絕的大叫了。

這大叫劃破了無涯際的昏暗，一道彩虹，煥發着斑斕的異彩，橋一樣的從地球的一角升起。虹的尖端，有一個人頭直向我湧來，逐漸顯現，逐漸清晰，終至畫出了顯明的輪廓：是舅父那固執的臉。

我孩子樣的躍動着，穉氣的向着舅父伸出手去。這一刻那間，舅父和我，彼此在心底交流着一種喜悅，一種親密。

但舅父卻又在那鮮明的微笑裏背過身去了。立刻，我看到舅父的身後還湧着萬萬千千的頭，像決堤的山洪一樣急湍的直湧到我的身邊來。我被滾在裏面，手在動，嘴在叫，全身的毛孔全在擴張着……

我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潮濕的汗珠濕遍了我的全身，窗戶紙上，已經勾出了淡淡的魚肚色。

這深夜裏的敲門聲使得全家驚詫了。某種恐怖在每個人的心裏滋長着。大家全豎起耳朵，靜靜的聽着，暫時保留了沈默。

終於，是父親咳清了嗓子，大聲的問着：

「誰呀？」

「我，白閣莊的！」

「呀！」母親奇怪的喊：「是他姐夫，爲啥夜裏來，奇怪！」

不愉快隨了姐夫的來，像旋風似的捲入每個人的心角。人人，全在睡夢裏驚醒了。連老年的外祖母也掙扎着自己那殘弱的軀體，疑懼又焦灼的等待姐夫的陳述。他的一舉一動已經成了注意的中心，他那撕裂了的短衫和頭部的青腫更顯示了不幸的預兆。

而姐夫自己，却只是撇着嘴，一聲不響的呆在那裏。

「怎麼回事，你倒是說呀！」

「真急煞人，怎麼屁也不放一個！」

父親一直急燥的僱問着，時間一長，連額角的青筋也在澎澎的跳動了。

姐夫癡呆的望着父親，嘴唇輕微的顫抖的。最後，那青紫色的臉上起來了一陣強烈的痙攣，便倏的爬在炕上，孩子般的哭起來了。

人們完全在這突然的舉動下震驚了。幾分鐘內，姐夫那越來越痛的哭聲便陰慘的佈滿了整個空隙。

「準是家裏又鬧事了！」母親愁苦的說，眼睛裏是那樣的空洞。

我那暈眩的腦子現在是更加暈眩了。在這突然的事變裏我已辨清了一切的原因和結果。隨了姐夫那聳動着的脊背，隔壁又滾來了姐姐那低微的啜泣，比起姐夫來，是更顯得淒慘了。

我茫然的在墳頭，葦旁和田壠上漫步着。姐夫一直是在後面跟着我。

我被田野那青草氣息偷偷地撥弄着，淤集着的泥沙就像經過了一番細雨的刷似的，漸漸地脫落了。明暢的陽光映着油綠的麥田，草地，和另一些油綠的禾苗，織就了的景色是那麼的甜美，清新和明快。默默的我斜倚在一棵柳樹下，好久好久，呆視着這樣實又壯麗的景色出神。陽光便歪斜的擠過了千層密葉輕輕地，滴在我的頭髮上，被這種舒適拂弄着，暫時的，我似乎忘掉了適才的窒悶了。

把我又捉回到現實裏來的是姐夫。他儂儒的自語着：

「我是決定不回去了！」脊背朝着我，像對我說又像不對我說似的！

立刻，一切的煩難便迅電樣的重兜上我的心頭。姐夫的出亡更深刻的啃噬着我。他現在是無家可歸了，已經和他的父親決裂。那頑固的老年人是極端的確信着：確信家業的凋落是由於姐姐的妨害。

「她犯白虎，犯白虎！」

他不停的喊，幾乎要瘋狂了！

姐夫一直忍受着。但卻終於發作了。他埋怨的嘟囔兩句，事實上，那聲音細微得是連自己也沒聽清楚。

「罵我混蛋，罵我混蛋哈！」

一把茶壺立刻砸過來，碰在門板上，嘩哪一下子就粉碎了！

「我不活了，我活夠了！」老年人一面哭天搶地的號叫着，一面便一頭向了牆壁碰去。所有一切的集鬱全在這一剎時爆裂了。全家人都藉了這唯一的機會發洩着自己的疼痛。整日，整月，整年，他們在生活的威迫下被壓榨着，壓成碎末，榨盡了骨和血，不敢有半點聲息。現在，這所有的淤集全一齊匯合，向着姐夫的頭上投擲下來。

老年人搶出去，舉起巨大的石頭，只三兩下，便把燒飯的鍋碎成七八塊！

姐夫在深夜裏跑出來，一氣走了四十里，在黎明的時候，走到我們家。

現在卻撫着青腫的臉，寂寞的對我說：

「我是決定不回去了！」

姐夫的意思我明白：「不回去，跟你走！」可是跟我又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一切問題全頑強的在我心頭跳躍，迫切的要求回答。而我卻只有用悲哀來擾害着自己。我十分的感到了自己的可憐無助。這擾害會把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愛情，所有對人生的追求，絞殺得一絲不剩了。

我離開了這恬靜的田野，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的走開了彌漫着愁雲慘霧的家，我要離開，及早離開，舅父也許就在這種情形下，悄悄走掉的吧！

「不！」立刻，自己就否認了這推論了，並且深深的覺得把自己和舅父作比，是把舅父侮辱了。他是爲了不堪迫害，而咬着牙走上了最前線。我呢，我却是因爲擺不脫這惡劣的根性，而企圖脫逃，企圖躲在一個無人相知的異鄉裏慢慢

兒去消毀了自己。

當我拐入一個岔道，企圖從後門回去的時候，一個聲音輕微的送進了我的耳朵，像在喚着我的名字，我疑心這或許是我的錯覺，因為它來得是那樣空洞，那樣飄渺……那樣的難以捉摸啊！

但第二次的呼喚，又敲在我的耳朵上了。

我迅速的回過頭去，不覺的打了一個冷戰。

在陰暗的角落裏，有一叢蓬着的頭和一張菜色的臉。他畏縮的蹲在地上、閃着那顯得過份孤單的大眼睛。好久好久，我才在一陣顫慄中重溫了我的記憶。就幾乎叫起來了。

「我叫了你好久，你全沒聽見！」他勉強的微笑着說。

一時，我完全沈默於舊事的追尋裏了。

我和這個人，曾一同的在這附近的田野裏奔跑，我們會嬉笑着在那混濁的河

溝裏掀擊。我曾騎着他的脊背，爬上樹梢；他更拖着我的手兒，攢入了葦塘，雨水多的季節，我們共同的到集水裏去摸魚，菜子黃的時候，我們又一齊閃在草叢中去捉鳥。他是那樣的活潑伶俐和有能為，我的呆笨時常是他諷刺的對象。而現在……

他却閃在暗處畏縮的呼喚我。

「哥們，這我得求求你呀！全要飯啦！」他用那垂神的眼睛，偷偷的瞥我一眼，便又悽慘的笑着，「有錢嗎？給我兩個啊！」

我一句話也講不出，只把身邊僅有一點錢，掏給了他：「夠嗎？」

「好，中啊！別跟他們說啊！」急忙的接過去，就急忙的溜走了！

「我準知道是這們回事！」姐夫在我身後說：「又可以挨幾天咧。」

那顯著的憎惡，不禁使我回過頭去，望着他。

「爺兒四個抽白麵，比着幹。窮的沒飯吃，夜裏出去偷，有一次被保衛團捉

住，打了個半死。這小仔，前幾天還坐在監裏，不知怎樣又出來了！」

於是他告訴我，光我們這一個村子，就有兩家烟館。我這兒時的同伴，父子四個，全是鴉片鬼。沒有力量抽鴉片，就抽白麵，誰知道白麵更厲害，那毒素逼着他們，做着最沒廉恥的事情。時常，有些可怕的侮辱，襲擊在他們的身上。但他們却習慣了；所有一切的自尊心，完全在那可悲的毒害下消失了。

「偷了東西，就抵在煙館。說是那小仔在鎖上拐了一個孩子，押給朝鮮人！」

「朝鮮人，就要嗎？」

「朝鮮人怕什麼，他反正可以通知家主去贖的。只有可憐了那小仔，被家人主拿住，幾乎打死……」

姐夫說到這裏，突然停止了，有一個乾枯的聲音，在我們的屋裏講話。那聲音使得姐夫縮住了脚步，懾喘着說：

「我爸爸來了！」

那老年人還在喘着氣。隔夜的憤怒，已經完全滌盡了。現在只有風波過去後的悔恨和羞愧，無力的黏在他那衰頹的臉上。

「你姐夫呢？」父親問。

我回過頭去，不見了姐夫，他不知在什麼時候就溜走了。

「怕又跑咧吧！」我記起了他樹下的獨語，不自覺的說。

父親是完全被那老年人的可憐無助感動了，他適才的不愉快現在已變成了另一種情緒，只淡淡的說。

「家敗了，竟找斜縫，不往正處想。前街上老子修，到處給人家扒坟，看風水，有一次我讓他給我看看，這兩年的背運，是不是陰宅裏有毛病，你猜他說什麼：哥們好，我勸你別信這一套，我給人家扒坟，不過是爲吃飯，真有毛病也不在這上頭。你看，這東西們惡不惡，這還信的了！」

那老年人一條腿弓起來，踐在坑沿上。只一袋又一袋的吸着烟，一聲也不響。半天，才磕去了烟袋鍋裏的灰，幽靈樣的說：

「去找找他吧！我們該回去咧！」

我們分頭去找姐夫，各處全找遍了，却只不見他的蹤跡！

那老年焦灼的在地下轉圈子。一有人進來，便不安的抬起了眼睛。

「這什麼好，家裏還有許多活等着做呢！」

老重覆着這句話，看見我望他，便苦笑着說：

「表姪你別怪我不是人，我實在是……」

底下的話便被一陣悲傷哽咽住，可是那意思，我明白。十分的明白。

中飯吃過後，看看就天黑了。姐夫始終沒露面。

父親便說：「天晚了，你先回去吧！」

他好久沒作聲，又一袋一袋的吸着烟，烟差不多全被他吸盡了，才不好意思

的說出讓姐姐跟他一道回去的話。

姐姐在收拾行李的時候，我只仰面的躺着，頭枕着手臂不動也不響。

不時，有姐姐的哽咽聲送進我的耳朵，又：

「你們和他說，給他找個事吧——我真受不了！」

手在我的頭下逐漸的麻木了，麻木了，我仍然是仰着頭，不動也不響。

五

我決定第二天走了！

我覺得我的停留完全是多餘的，我除了自欺的給他們一點安慰以外，沒有半點用處。那悲苦的印象，只有使我發瘋。我甚至是已拿着刀，宰割着我自己，我實在是不能再停留了！

當天晚上、母親便埋怨的向我說：

「才來兩天，又走，就像有鬼拖着足的！」

「我不能不走哇！事情逼着，有什麼法子！」

在這個巧妙的飾詞下，母親是沒有話說了。她愛她的兒子，可是更耽心着兒子的事業，她的所有希望全建築在這上面，她不得不忍着眼淚，看着兒子從她的身旁離開了。

我暗地咒罵着自己的狡猾，感到自己確是無可救藥了。

同時，父親便又重覆着他的唠叨：

「可自然哪，我不知道你忙！可聽你回來，爲的就是給你看看，現在你全看見了，在心不在心，又就在你咧！誰知道呢，但凡人有心的，我覺得也就該往心裏去去咧！」

我不曉得應該怎樣回答，只有強制着使自己沈默。沈默，是解救我的惟一方法。但厭煩，却又十分強烈的在我的心裏滋長着了。

這嘮叨是多麼無意義啊，一千個無意義！

沒有人會瞭解我，我更不希望着那瞭解。人們所付與我的，只有冷淡，只有苦痛。而家庭的那熱烈的期望，又過份的增重着我的羞愧。我難以想像，自己將會成爲怎樣的一種劣物。只把若干的創痛緊緊地封了封，仍舊過重的裝在袋子裏。倘他們給我以譏笑，甚至完全擯棄了我，我也許會快樂吧！但他們却在指望着我，把我像聖一樣的供在心裏，總有一天，他們會清楚的吧！

姐夫始終沒有回來，外祖母還是終夜的咳嗽，舅父的影子，又清楚的在我的眼前閃爍了。

走出家門，我也已經失掉了回頭的勇氣。讓母親孤零的倚着柴扉，無言的望着我在博大的田野裏消逝。

但十分異外的，在車站上，我却碰到了姐夫：

「怎麼？」

「跟你去！」

我怔住了。

「我已經賣票了！」

他肯定的說，語尾有些淒涼。眼睛儘可能的迴避着我，望着遠方，那有火車駛來的地方。

又一次，我估量着自己。深深的害怕着這意外的担負。在站台上，我來回來去的走，一時竟尋不出適當的答案。可是時間越長，那生活的恐懼拖得越重了。在雜亂的人羣中，我終於認清了我的路，我的路上是那樣的愁慘；沒有姐夫，也不允許有姐夫的。

火車像牛一樣的爬進站來了。我大聲的對姐夫說：

「快點，站台外面，買幾棵梨來！」

「可是，可是……」姐夫惶亂的喊。

「路上會渴的。」

姐夫急忙着跑出去了。立刻，我就混沒在車廂裏，車只停三分鐘，就開行了。姐夫回來，已經沒有了我。我清楚的看見他惶恐的在車廂外面跑，啞着嗓子在大聲的喊。手裏的梨，顫動着，滾在站台上。有兩棵淚珠，淒涼的掛在我的眼角。

再一次。我記起舅父：他那頑強的面影，是永遠的活在我的心裏。

紀念堂

從大青山到昭君墓，有一道小溪。平常的季節，溪水很淺，很清，永遠是迂緩的流着。到夏天，雨水一多，隱藏在山澗裏的集水常常會暴發成山洪，一瀉幾十里，到歸化城才灣一個大灣，再直滾到大黑河去。也許是爲了防範吧，水灣旁，污集的沙岸上，就很置了些樹木。年代一久，樹漸漸長起來，柳叢中夾着淺溪，倒也顯得很清幽，很秀麗。在這經年揚着沙塵的城市裏，居然成了唯一的點綴，算得一個盛地了。

溪對面，一排低矮的土房子中，雜着一所雖說破舊卻還巍峨的大院。院主是

早已死掉了，有一些流傳下來的故事，土人們倒還都熟習。每逢人走過那蝕落的油漆大門時，好事的老年人就總要警戒浮躁的孩子：

「仔細呀，仔細五王爺迷上你。他是個惡鬼！三個寡婦吊死在這門樓下，五個長工被活埋在後院裏。他自己，那惡魔，卻被火燒死的！」

人倘談到他，是還有些畏懼的。所以很容易誇張，而慢慢的就有些怪誕了。

那怪誕的傳說是各種各樣的：有人說，在深夜裏，靜得只有風掃樹稍聲的時候，這院落裏會無端的嫋起女人的低泣。也有人說，在五更頭，天才抹着一層魚肚白的時候，曾見有捧着顫血跡模糊的人頭的怪物，從那院落裏走出來，長泣三聲，把頭拋在河溝裏。一句話，鬧鬼的風聲是使得全城的人全凜然了。

不幸是隨了那衰頹的房子，沈重的烙在人們的心底，時月也沒能模糊了人們的記憶，那王爺的殘忍和乖戾，還依舊活着，更爲人被嫌棄了。

但近來，這空漠的院落卻例外的熱鬧起來了。倘遇好月亮，則晚來到樹叢裏

納涼的人們，也無需再有所顧忌。特別是夜裏，那院落裏更充滿了村俗的，粗野的譁叫。這譁叫爲人們滌盡了一切的恐懼。雖說有時候，在嘩叫裏也真的會映起像女人低訴一樣的笛音，可是人們卻只覺得那聲音悅耳，反淒涼得有趣了。

吹笛子的人叫做郭三娃子，原是個村鄉的樂匠。祖及父也全是吹鼓手，給人送了一輩子終。但到自己死的時候，卻只遺下一管笛子給郭三娃。如今，三娃卻隨了泥水匠老平到城裏來，給老平當副手，修築「九一八紀念堂」。

大夥一百多個人，住在這空漠的大院裏。

他們，多半來自那樸實的田野，間或也有些逃難的外鄉人。之中，一大半是種田的，也有獵人，還有吹鼓手。早晨，天才亮，就起來。街上還靜寞着，只寒流飄送着宰羊人的吆喝，和羊羣無助的哀號。倘有人睡熟了，也要被同伴的拳頭所擊醒，打個楞怔，擦擦眼，接着，也就勉強的爬起來了。

於是就三三兩兩的到水灣裏洗了臉，打着哈欠，拖着腿，走向紀念堂去。

大家是慣守着沈默的，從他們爸爸那裏，他們學會了緊閉着嘴吧！到了，就動手工作：泥水匠瓦匠木匠石匠以及一切担水和泥的人，全習慣的做着自己的事情。一天中，他們一點一滴的流着汗。大聲的吆喝着，野蠻的嘲罵着，用手撫摸着，用腳踏着「紀念堂」的每一角落。從嘿喲嘿喲的打夯起，到現在，工程也已完成大半了。

現在，郭三娃子，就從地下，一塊磚又一塊磚的拋給兩三丈高的搭架上的老平。很熟練，且還有餘裕唱着小曲：

「半斤油麵哦，（o）

推窩窩呀麼啊，（a）

挨打受氣呀啊噢，（a o）

爲哥哥呀末啊！」（a）

老平就接着：

「大同府呀哦，（o）

九龍牌呀麼啊；（a）

你是哥哥的啊噢，（a o）

要命鬼呀末啊！」（a）

「接着，爺們！」郭三娃子一塊磚扔上去，在底下喊：「怎麼喳，爺們不過呀，開起玩笑來咧！」

於是，遠近爆發了一陣哄笑。老平那永遠泊着一層紫銅色油漆似的臉上，也例外的漾起一道寂寞的笑容。

工作的意義，他們是從來不放在心裏考量的。勞働似乎只是一種習慣。爲什麼要工作，也用不着回答，或是被人人臉上刻下的憂愁所代替了。

雖說有時候，大家彼此也豎起大拇指來，相互推讚一下；像：

「老平的活，誰都比不了，真踏實！」

或者：

「這小夥子，真行，好力氣，小牛似的！」

但那被推崇的人，也只有害羞似的紅着臉笑笑，並且不久，也就忘掉了。

這樣，一直到太陽落了地，暮色蒼茫的時候，人們才真正的吁一口氣，並且，各人收拾着各人的傢伙，咀咒着，拖着沈重的脚步回去。

二

「三娃子！三娃子！」

沒人回答老平的叫喊。老平就唾一口唾沫在地上，恨恨的說：「這小仔，又去逛西河沿了！」

「大召後，破鞋三萬六，要不夠，西河沿上湊！省城地方，還了得！」不知誰，在睡夢裏翻了個身，像回答又不像回答老平似的，這樣獨語着。

「唉！年輕人！」老平嘆息着，一面就在簷前石階上坐下來。兩手抱着膝，嘴角上含着旱烟袋，眼睛空漠的望月亮，也望牆角，或者什麼也不望。

這些工人們在一起的時候，是很少像讀書人那樣的披肝瀝胆，竟談自己的心事的。獵人還有時講點山崖裏冒險的經驗，剩下來的人，就把自己的生活堅固的貼了封條，封在心底。但大家卻又像很瞭解，倘有人在暗地裏哭起來，也不會引起什麼驚奇，甚至連勸慰也很少的。人人全孤獨的想着自己的心思。老平是看月亮，三娃子就常常是吹着笛子。

老平的思想是廣泛的。他懷念着家鄉，想着那荒沒的大草原，想着那在雪地裏跳着的兔子，想着那隻秃尾巴的狼，更想着那瘋狂似的野山羊的決鬥。

野山羊的決鬥是尤其使他神往的。他彷彿就看見了那在頭上盤着個大角的動物在怒目的向後倒退着，到相當的距離，又兇猛的向上衝，使兩個頭碰在一起，發出轟然的巨響，永無止息。倘有一隻羊，被窺伺着的獵人暗襲去時，另一隻，

就哼叫着仍是不顧死活的衝上去，把頭碰在山崖上，憤怒的碰死。

老平記得：往年的大冬天，在老北風捲着凝集着的冰珠，利箭似的撲向人臉的時候，他常和三娃子的爹，一路去尋野山羊，順便打野兔。三娃子的爹，吹着號角，使那淒厲的聲音，驚動附近的野獸，等到牠們聳着耳朵跳起來，老平就是一槍……

可是今年回去，老平會沒有伴侶了吧！三娃子這孩子，雖說有力氣，卻是鬆包，只配吹笛子的。

但老平的思路，却被三娃子打斷了。

「平大叔，」就在同塊的石階上，三娃子坐下來。「告訴你新聞，省城裏有鬼子來了！」

「什麼新聞，鬼話！」消息一點也沒有影響老平，他反倒是賭氣的站起來，提前進去睡覺了！

剩下三娃子，莫明其妙的望着他那略有些拱的背影。

第二天，老平爬起來到溪邊洗臉的時候，人們全講着鬼子的事。起初是小聲的，秘密的，交頭接耳的講。後來，有兩個人爭論起來，聲音就大了。

「那就是像匣子！」

「不，一定是汽槍，我在大十字，看見他對一個人描準的。」

「沒見過世面的東西！開火咧嗎？」

「沒開火，那人跪下來求，才撲哧一下放了汽的！」

「我入他媽，那就是照像！」

大家笑起來。於是老平就找着三娃子：

「那麼，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我也不清楚，反正鬼子來了！看吧，就會鬧事的。」

「就是了！」老平漠然的說。彷彿已經滿足，就把磚熟練的砌起來，抹着泥

軸子。且不時欣賞似的歪歪頭，咀咒着。

但從這新聞傳佈開以後，空氣確也有些兩樣了。

先，是夜晚到樹叢來納涼的人，漸漸少下來，終至沒有了。三娃子的笛音，也不再夜夜藉着流水，淒涼的流向人們的心底。只溪邊的青蛙，還往常一樣的鼓譟着，分外顯得聒耳。

其後，又有一些風傳，從人們的嘴角，溜到這夥工人羣裏來。一說，鬼子在街上抓人，又說，鬼子給了主席一場教訓，還說，鬼子把全城的妓女全叫到飯店去，給幾塊錢，問幾句話，又打發走了。

凡是關乎鬼子的事，人們特別談得起勁，慾望也總是填不滿，像全嫌知道的不夠多似的。

至於老平，對這事，却像別的許多事一樣，總是守着沈默。他還是望着月亮，沒月的時候，就衝着天上的星星出神。想着，想着很多事情。

而：

不知怎樣一來，工人們又熱中到「九一八紀念堂」這名目上了。開始，他們

說：

「九一八，煞是九一八呀！」

於是有人講九一八的故事，講九一八和鬼子的關係。

「九一八紀念堂是爲了抵制鬼子的！」

一有結論，就覺得對工作，也親切起來。也終於，站在大院的門前，就可以看見「紀念堂」那圓圓的頂子了。並且，逐漸的，日子一多，大家對鬼子，關切也就淡薄下來。

但鬼子，在這城市裏，却一天天的多起來了。

於是有一天，包工的走來說：

「大家收拾收拾，到城隍廟去歇，這地方，要讓給鬼子了！」

「讓給鬼子！」

「管他呢，反正不是我們的家。」

大家全沒什麼話，就各人收拾着各人的簡單行李。只三娃子說：

「這地方鬧鬼，讓鬼啃了，狗入的！」

老平望了他一眼，緊綳着的嘴吧浮動了兩下，但什麼話也沒說。

三

「九一八紀念堂」這幾個輝煌的字，也塑在正面匾額上了。

大家在這時，都不免有些興奮。畫家在他的傑作上，着力於最後一筆的時候，是難免要有一種細微的輕快感的。現在這輕快感就傳染病似的傳染着每一個工人。倘有人在這壯麗的建築物前神往時，該記得，這建築物是有着他們的一份的。他們幾百個人的心，會爲這建築物跳躍着，且真正的流過汗，摸索過每一塊

磚，每一滴土，每一條花紋。

並且，最要緊的是，工作一完，他們就可以回去了。整個冬季，他們將留在溫暖的家鄉。在自己院子裏績麻繩，或收拾着殘餘的田野。大風雪天，就又可以含銅烟管，穩坐熱炕頭，對子女弟妹們談古今了。

老平比平常，工作得更起勁。人們甚至在他那紫銅色的面孔上，體味出一種溫暖。一下子，他像是比先前年輕了許多，常常和三娃子開玩笑。三娃子有一次竟放胆罵了他，說他「老不正經。」老平卻沒有惱，還說：

「你媽活着的時候，我總是正經的。」

三娃子一面罵老平，一面也在想自己的心思。回到家鄉，他又可以給人們去送終。在婦女們守靈的夜晚，吹「嘆五更」，吹「走西口」，用他那笛子，去勾引他所熟識或不熟識的女人。

和這同時，「一九一八」這三個字，却也在他們的心裏，漸漸的鞏固起來。

包工的走來說，紀念堂是必需要在九一八這天完成的。因爲上頭有命令，要在這一天，舉行落成典禮，順便就爲這不幸的日子作紀念。

老平，三娃子，及所有一切人，全爲九一八而忙亂着。爲九一八加緊了他們的手，爲九一八延長了工作時間，九一八於他們變得熟習並且親切了。

當石匠豎起了「九一八被難烈士碑」，碑前也鋪好茵綠的草地的時候，老平和三娃子，便每人在碑後插了條樹枝，老平說：

「要是活了，一個叫老平！」

「一個就叫三娃子！」三娃子搶着說。

恰恰好，在九一八前夕，紀念堂已經差不多算是完璧了。

九一八那天，人很擁擠。

穿西裝的，穿長袍的，像穿梭一樣的奔忙着。

工人們在這天，也全換了新衣服，留一部份在外邊整理院子，一部份却木棍

樣的呆坐在紀念堂後，衝動又羞懼的等待着，全很感動。

老平是甯肯收拾院子的，他走過窗前，三娃子就偷偷地向他擠眼睛，這時，老平就覺着有種細微的感情呵着他的心窩，分外覺得輕鬆。也想混在紀念堂裏，去聽聽人們的談論了。

有人捶起鈴鐺來。大家端莊又嚴肅的靜坐着。工人們全動也不敢動，只把屁股尖挨着椅子，畏懼的往上望，望着主席台上的人，老平在院子裏，也不時把耳朵貼近玻璃，再悄悄的走開。

空氣是沉痛又肅靜的。

「諸位同志，今天是……」

「等一等，等一等……」

突然有人跑進來，打斷了話。而後面，後面却跟着鬼子。

「鬼子！」

人們有些搔動起來了！

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他們不曉得。只知道鬼子一來，人們便紛亂了。他們還是不敢動，還焦灼的呆坐着。一會兒，人叢中跑出個人：

「來，來，把這三個字塗掉！」

那三個字，却正是「九一八」啊！

「還有那個！」

用手指着院子裏才豎起的「九一八被難烈士碑。」

人們沒有動，臉子全繃得緊縮起來。一年來，他們爲了九一八流着汗，他們熟習這紀念堂每一塊磚，每一粒土。他們殘踏着，撫摸着，甚至親吻着紀念堂的每一角落。而現在，現在是鬼子……

有一股憤怒，突然侵襲着人們的心角，大家的臉全漲得青紫青紫的了！

「快點，快點，狗東西們！」

不知誰喊了一聲。憤怒的火立刻便燎原一樣的爆發了。

他們覺得受了損害，覺得毀掉九一八，比毀掉自己還難受。野山羊決鬥的那個感情，一下子便擁塞了他們的心竅，他們變得粗野，愚蠢，和瘋狂了。

發命令的人和鬼子的臉也同時扭歪了起來。在這扭歪下，在吼聲的巨浪裏，有槍聲混雜着呻吟聲響起。

四

事後，「九一八」三字却終於在血跡裏塗掉。工人們全被鎖在城隍廟裏，等候着發落。三娃子不安的等着老平，一天，兩天，老平却終於沒有回來。

他不會回來了。也不會再寂寞的看月亮，也永不能回轉大風雪的家鄉。人們看見他的尸首的時候，他却還瞪着眼睛，握着拳頭，緊閉的嘴巴浮張着，像要說話而沒有說出似的。

三娃子却沒想到，會這樣的送老平。他在老平的靈前吹着那淒徹的笛子時，有兩滴眼淚，却不由的滾下了眼角。

鬼子，還安然住在那空漠的大院裏。見人鞠九十度的躬，立刻就親密的和你攀談。但人看見他們，却較之那不幸的傳說更畏懼，遠遠的就躲開了。嫌惡是更加根深蒂固，鬼怪是白晝現形了。

賜兒會

一

四先生的桃林，在今年越顯得興旺了。

沿賜兒山的山崖，東一撮，西一抹，有的成羣結隊，有的却不過孤零零的一株，但全火一樣，彼此在爭奇鬥艷：好勝的把粉紅，把淡白，把淺綠，點綴着自己那嫵媚的顏色。縱橫有幾十頃，一直蔓延到斗河的兩岸。到斗河岸，便把自己的影子，映在水裏，映成各種顏色，無聲息的流下去。只偶時，有一兩瓣落花，飄在水面上，才擊碎了那搖擺着的倒影，輕輕的把週圍碎成細小的漣漪。那瓣花，也許會流落在十幾里外洗衣婦的水桶裏，那洗衣婦便會默默的揚起頭，

對着桃林望一眼，輕聲的嘆息着。

三月廿一日：賜兒山廟的最後一天，是春天裏少有的好天氣。黎明前的雨才吹散了黑昏，太陽便像泉水樣的從山後，從樹梢，從籬隙湧出來，溫存的揉弄着大地。

兩個孩子，小狗和尙一塊兒望着天上的雲。

「那塊是牛！」

「不，是雷公的嘴！」

「是雞冠子！」

「是小狗！」

「是你爸爸的頭！」

和尙停止了搓腳丫，一拳向着小狗打去。小狗咧了咧嘴，哇的一下子就哭

了。

和尙立刻背起柴伙筐，一面跑，一面大聲的喊：

「狼來咧！」

剩下小狗彷彿狼真在啃着自己的後腳跟；失掉伴侶，沒有援助，死娘一樣的哭嚷着；頸也不敢回的跟在和尙後面跑。

沿斗河岸，發綠的柳樹底下：挑担子的，騎驢子的，大車上坐着小媳婦，步行的夾着棉大襖，拉成一長串，向着前面——那有着一片桃林的地方走。

和尙突停下來：

「小狗我們也去趕會吧！」

「爸爸打呢！」

小狗抹着眼淚，把眼角抹成了一道黑圈，一面咕嚕着。

「怕什麼！」和尙彷彿講一件非常機密的事似的，「到賜兒娘娘處磕頭，讓你媽給你養個弟弟！」

「不，不！」

「再說！」和尙抹一下鼻涕，把拳頭揚起來：「讓狼吃了你，吃了你！」
小狗一聲不敢響。

於是和尙就混在那長串裏，大人似的，大踏着步，也向着桃林走。小狗畏縮的跟在後面，用手緊捏着柴伙筐。

太陽底下，桃花害羞的眨着眼睛，並且越走近，眨得越勤了。

「真霸氣呀！」走在和尙前面，一個儂背的老頭說：「就說這桃林，一年就不止萬八千的！」

另一個小夥子，把眼睛向那黑壓壓的山角望一眼，羨慕的咂咂舌頭：「還是人家，聽說今年這台戲，又是四先生一個人出的錢！」

太陽左近，異形的雲已經漸漸的消失了，只剩下一塊蔚藍的天，無邊無際，一直降落在綠色的田野裏。田野裏，叢生的禾苗，細弱得像人身上的毛，烘託着

那紫褐色的土地。有人和牛，在土地裏慢慢地蠕動着。人揚着鞭，牛喘着氣，斗河的水像夢一樣的嘆語着。

不時，和尙和小狗從人行的長串裏脫出來，跑到河堤上去採野花，也不時，在行人羣裏會漾起輕微的嘆息，老老實實的說：

「沒法子，家裏老滴沾，說賜兒娘娘有靈驗，不走一趟吧，總不放心，萬一要靈驗呢！」

和尙再混進那長串裏，就偷偷的爬上人家的蓬子車，墮在車屋上面抹着鼻涕，一面偷偷的向小狗擠眼：

「上來，上來！」

可是小狗上不去，手扶住車站，就又脫落了。等到和尙費勁的把他拖上來，耳朵又被人家擰住：

「滾開，小雜種！」

一下子，小狗摔在地上。和尙早就跑遠了，一邊跑一邊唱：

「小媳『婦』，（讀如粉八）

縫鞋底兒；

門前來了個賣線的，

躲在屋裏偷漢『子』（讀如賊）

七不囉咚瓜瓜瓜！」

蓬子車裏的小媳婦立刻羞紅了臉，跨在車轆子上的男子漢，使用鞭稍指着
他，恨恨的說：

「再唱，揭了你的皮！」

「神氣什麼，再過十年，老子和你一般兒大！」

和尙才轉回身，去探望小狗；却見一個額上有塊疤的人，在疤心裏淌着汗，
匆忙的從他面前走過去。和尙立刻叫一聲：

「馬姐夫！」

小狗也跟着喊：

「馬姐夫！」

可是那人沒聽見，並且一會兒，就走遠了。

「追上去！」

和尚和小狗同時撒開了腿。

「馬姐夫咚咚，

一口鐘鐘！」

和尚唱，小狗就接着：

「咕嚕咚，咕嚕咚！」

和尚：「鐘不響啊，」

小狗：「天不亮；」

和尚：「天不亮啊！」

小狗：「馬姐夫屁股睡涼啞！」

立刻在左近漾起了一陣哄笑。但馬姐夫竟像沒覺察，大步跨過了那哄笑，隱沒在人叢中。

連僂背的老年人也驚異的搖搖頭：

「這人，有什麼毛病吧！」一面就善心的叮囑着和尚：

「小孩子家，不許亂講話！今年會上，可不比往年，有鬼子把着的。」

和尚向他瞪了瞪眼：

「鬼子鬼，

喝涼水；

涼了個涼，

害他一輩子沒爹娘！」

在和尙的眼裏，田野自然仍是那樣的靜穆。他雖像大人似的走路，却沒學會了大人那樣的思想。他所接觸的：和往年一樣，是不斷的靜寞，像一池死水。牛垂頭喪氣的在田間爬。樹還是隨了微風在左右的擺，河裏的魚依然在水面跳躍，讓自己那淡白色的肚子在太陽底下閃着金光。在頹敗的籬寨裏的一些豬啊，雞啊。狗啊，也安閒的和平常沒有兩樣，彼此躲閃，彼此追逐，或者一聲不響的漫步着。

二

但在馬姐夫，這一切却全變了樣。

他例外的煩惱而且焦燥。憂鬱，像一塊沈重的石頭，墮在他的心裏。連咳嗽全變了調。

這咳嗽，——三十年來，從沒變過樣。總是，天才五更頭，正雞叫三遍的時

候，那痰，就大聲的咳在院子裏。

全村的人，連和尚和小狗的媽媽也在內，囑咐新娶的媳婦，就說：

「別老死在床上，聽見馬姐夫咳嗽，就該醒醒咧！」

他是一口鐘。

「鐘還沒響呢！」

趕夜路的人們在半夜裏爬起來說，又安心的睡下了。

但今天，這鐘的發條却壞了一根，起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咧嘴了。

第一次，他聽見老伴在他的耳畔說：

「你也該起來去找找他咧！老賴在壩上，算那門呢！」

他一聲不響，心上像墮了鉛一樣。

一切全不中他的意：狗在試驗着伸懶腰，把前腿往前繃，身子一弓，嘴裏莫

明其妙的嚮一聲，就向他翻了個白眼，大搖大擺的走掉了。天已經大亮，雞還躲

在窩裏咕咕的吵嘴，並且那驢子哇咧哇咧，像死了人一樣的哭喊着，且用腳咚咚的掘着槽。

兒子一夜沒回來，什麼全失掉了安寧與秩序。

在兒子出發到賜兒山去的時候，一家子全覺得喜氣洋洋。馬姐姐還把兒子特地叫到跟前，細着聲兒囑咐：

「菩薩面前，是打不得謊的。磕頭的時候，千萬別胡思亂想的！」

但現在，兒子不但沒抱回來孫子（註一），却連自家也不見了。

「要說，你就會上去找找他吧，萬一要出什麼差呢？」

馬姐姐試探着說，額上那幾根乾枯的頭髮掃着繃裂的眼角，眼角有些癢，有些水浮在那失神的眼白上。

註：娘娘廟裏可以用錢賣布做的孩子。俗稱「抱生」。

馬姐夫一聲也不響，只那塊疤，一會兒紅，一會兒白，在隨了額上的青筋暴動着。

屋子裏靜得像一口枯井，媳婦子的暗泣聲，有時突的劃碎了寂寞。兒子也許是因爲天晚了，到半路裏一個親戚家去過夜吧！但最可能的是……

他也許竟昏了心，像魚兒那樣的被勾住了。

在賜兒娘娘廟的後院裏，曾經勾住過許多人。人們也曾懷了恐怖和憎嫌，談起過一些遠村裏所發生的事。那事多半是求子的人一去沒回去，代替他回來的却是四先生的賬房：

「錢，是得還的。人，我們不知道。」

回答這聲音，自然是哀求，他們哭着，喊着，但是期一拖久，那賬房就會擺起臉子：

「這是鬼子的買賣，鬼子，是不講情面的。」

而現在……

馬姐夫的心像割碎了一樣。他匆忙的拾起棉大襖，就向着桃林，一口氣走了五里地。

「馬姐夫咚咚，

一口鐘鐘！」

他分明聽見了孩子們的譏笑。但他却沒工夫理會，縈繞在他心裏的，比譏笑更大，更深，把他所有的思想和知覺全淹沒了。

三

在娘娘廟的門前，是一塊窪地，戲台就巍然的立在那窪地上。台口向北，人們給娘娘燒過了香，站在廟台上，就可以真切的看見台上所扮演的「麒麟送子」或是「天官賜福」一類的戲。

小狗望着那張大了嘴的麟麒，心上不覺的打着顫。彷彿那麟麒的嘴已經伸向他的頸頸，那兇狠使他恐怖。他偷偷的扯和尚的衣襟，却恰好摸着和尚擦在衣襟上的鼻涕，濕漉漉的一串長，使小狗幻想到麟麒嘴裏的涎，便不由的怪叫了一聲。

「怎麼着，小兄弟！有什麼難過嗎？」

和尚迅速的回過頭，看見一個夜壺似的臉，臉像浮腫着的死屍，便伸一下舌頭。

「用你管。」

便帶着小狗走了。

「爲啥唱戲？」

「爲你媽放屁！」

「你媽放屁！」

小狗頂了一句，却更不懂了。他習慣的是寂寞，但這地方却這樣的嘈雜。鑼鼓聲夾着人的喊叫，像翻了天一樣。他盤算着二十幾天不落雨了，田裏的麥子不該澆了嗎？魚全在河裏跳了，綠豆不該種了嗎？高粱也幾寸高了，苗不該撞了嗎？

可是這一切，像全被人們忘記了。人們擁擠着，喊叫着，並且嘻笑着。

要西洋景的也正嚷着嗓子喊：

「蓋板一按，顏色全變，變嘍，變嘍，瞧，勁啦，隨煬帝大鬧龍船嗎？全是摩登女學生！」

小狗翹着脚，眯着眼，往裏面瞧，什麼也瞧不見。只看見有些人，坐下去，又站起來，紅着臉，搔着褲襠。

「那蓋板裏按什麼呀？」

「按你媽！」

「按你媽！」

和尚撇撇嘴，用手搔着頸梗子，越搔，就越癢。

小狗只盲目的跟在和尚後面走。

娘娘廟已經蝕落了，院內的兩株花，從裂了縫的牆角探出頭來，風流的窺望着人羣。人們全虔敬的走上了石階，自然，其中也難免有一些不正經的傢伙：

「要三這一寶，掏的利害，人們全走了一條心了！」

「馬家坨上的那小夥子，怕輸了不少咧吧！」

有些穿紅着綠的小媳婦，像和桃花比賽似的低着頭在往大殿上走。大殿上，磬敲得叮噹的響，人們跪下去，默默的禱告着，但不時，這禱告會被後院的吆喝聲插斷，破壞了那香霧縈迴着的寧靜。

「免三，去二，四上好，大注三上！」

這吆喝聲異常粗野，却很富誘惑性。當人們站起來，才想瞻仰一下娘娘的聖

容的時候，常常，會有人扯你的後衣襟，並把嘴附在你的耳朵上：

「後院壓幾寶吧，一塊賠三塊！」

倘還猶疑，便再加上一句：

「沒錢不要緊，可以向四先生借。」

和尚同小狗隱在殿前木柱子後面，偷偷望着娘臉的臉，娘臉的臉像畫一樣，

嘴角永遠浮着輕微的笑。小狗說：

「你看，娘娘笑了！」

「別作聲！」

「怎麼，小兄弟，你喜歡娘娘，把她娶回家做媳婦好咧！」

和尚突的發覺，那臉浮睡得像死屍似的人，一直跟他們，便沒好氣的說：

「滾開，夜壺頭！」

小狗於是唱：

「夜壺頭，

夜壺頭，

你爸是個老黃牛，

你也是個癩皮猴……」

「走吧，這東西——不是好人！」和尙說。記起了爸爸的話：「小心孩子，別被人拐了走！」

「誰希罕你那寶貝兒子！」媽媽撇嘴。

「怎麼，可別說，鴉片鬼拐了去，就押給高麗梆子。前幾天，東莊就丟了兩個，昨天才贖回來。」

媽不經意的向了和尙：

「聽見了吧，別四處亂竄！」

果然，那「夜壺頭」聽見小狗罵，反哈哈的笑了；露出一嘴黃牛齒，上面，

有被烟薰黑了的袖子。

但正當和尙預備走開的時候，後院突的嚷叫起來。從那敗壞的聲音裏，人們立刻覺出，是有些平常的事發生了。於是許多脚步，惟恐落了後，緊急的衝進去，和尙也衝進去。

「怎麼回事！」

「那兒？」

「誰？」

彼此探論着，擁擠着。

有好幾隻粗壯的手，扭着馬姐夫那開了花的棉大襖，馬姐夫的臉，蒼白得像菩薩的臉，一面嚶語似的說：

「我沒有兒子，那不是我兒子，我不要兒子！」

「不是你兒子，你踢他屁股尖！」

「想賴，可不成！」

傻背的老頭自言自語的說。

「這年頭，什麼是王法呀！」

四先生在白鞋底上磕去了烟鍋裏的灰，啞着嗓子說：

「我答應了你，××人還不答應我呢！」

「煞少，一百多塊呀，四先生是一個一個借給他的！」

和尚拼命的擠進去，看見馬姐夫，心上很難受，不由的喊：

「馬姐夫，馬姐夫！」

可是馬姐夫已經直了眼，在他那顫抖的嘴唇裏，只剩了一句話：

「我……不要……兒子！」

在一陣惶亂裏，和尚覺得身邊短了什麼，他望望馬姐夫，望望週圍的人，突

然想到：

小狗不見了！

四

小狗做了個可怕的夢。

在夢裏，頭特別的暈亂。他記得，正當和尙往後院衝的時候，他被人拖了一把，事後他想起，那拖的人正是「夜壺頭。」

但在當時，他却無力抗拒。也不想抗拒，一任自己的腳，走出了廟門，走到了曠野，走進了桃花林。

可是心上，却是多麼多麼的厭惡呀！

他想哭，哭不出，嘴才牽動兩下，就被人一個耳光打在嘴吧上。

一股淡淡的桃花香，往他的鼻孔裏衝。大地上像有水在流，太陽顯得非常的乾燥。一切在他的眼裏，全顛倒錯亂了。

他分明的覺到，有一條蛇纏住了他的腳，軟綿綿的，有一股子寒流從他的腳心裏升上來。

費了很大的勁，他一下子睜開了眼。心還朦朧着，可是手却向對面打去：

「喂，和尚！」

對面孩子，全身哆嗦着：

「饒了吧，我再不哭了，再不敢了！」

和尚的聲音變了，衣服變了，樣子也變了。

小狗突的記起了一切。夢裏的印象非常頑強的在他的心裏跳躍。陌生的環境使他特別的感到了恐怖和孤單。

哇一聲，便哭起來。

對面那孩子，好奇的驚異的瞪着眼睛。

「別吵！」

「夜壺頭」正在門外，和一個穿黑洋服的講話。那穿黑洋服的人，他從來沒見過，彷彿是第一次，在他的眼睛裏出現了。

他想起了爸爸，想起了媽。爸爸和媽媽，也正想着他們那遺失了的兒子吧！賜兒會上，正是最熱鬧的時候。人們擁擠着，娘娘微笑着，求子的人們懷着一棵虔敬的心，磕下頭去。

娘娘又笑了。四先生也笑了，「夜壺頭」笑了，穿黑洋服的更笑了。

只馬姐夫，却用手搔着額上的疤，重覆着那單純的話：

「我不要兒子，那不是我兒子！」

而和尚一邊抹着鼻涕，一邊抹着淚，最後，恨恨的說：

「好，小狗你等着吧，總有一天，我要找到你！」

罌粟花開的時候

三娃子老了。像就要燒盡了的臘燭一樣，他一天一天的癱軟了下去。他的名子和他的年紀顯得過份的不相稱；正像某一時期，他那跛了的腿配合着一個堅壯的胸膛一樣。但人們全無意於他的衰老，也就想不到修改那太年輕的稱呼。倒是他那條跛了的腿，在不知不覺間，作起怪來了。開始是酸，繼之就痛，特別是在天陰下雨的夜裏，那條腿就像抽掉了筋似的，喚醒了他的年紀。

「來，桂女子給爺槌槌腿。」

常常，在這樣的時候，他就忍心的推醒睡得正香的孫女，聲音裏含着真正的

寂寞。女孩子揉揉眼，便用小手輕輕搥着他那酸痛的骨節；不時，因為日間的疲勞偷偷的打着呵欠。祖孫兩個，不交換任何的對話，在靜默裏，彷彿全在傾聽着雨滴屋簷的聲音。慢慢的，三娃子從那輕輕的撫擊裏，便墮入早年的一些記憶了。

他們的小屋像一個被遺棄的孩子，孤立在村外五道廟的邊旁。那道不整齊的石沙堆集起來的牆壁，顯得過份貧困的支撐着場面。倘在早年，不斷的雨聲，該早就促起了三娃子的憂慮吧，但現在，卻是無需担心了。即使山裏的水滾下來，也有民生渠（註一）可以容納。他無需再捫着他那洋鐵鍬在深夜裏去堵水，水已經是很順利的流了。

註一 民生渠爲薩拉齊與拉縣之間的人工修築的河道。口通黃河用以灌溉是綏遠荒旱的時候，省

多年了，他沒有機會再誇耀那洋鐵鍬的鋒利。那東西，也正像他的年紀一樣，躺在陰暗的角落裏生了銹，日漸遲鈍和衰頹了。

那洋鐵鍬會伴着他過了一些頗爲快活的日子。那些日子是他常常引以自豪的。

「從前呵！」

「從前是什麼時候啊？」

「那時候還沒有你呢！」

那時候，火車才修過來。人們正固執的傳說着一些可怖的謠言，說是洋人修洋路，距天崩地陷的日子不遠了。但是他——三娃子，一個能幹的泥水匠，經過了幾十次的考慮，卻一點也不爲謠言所動，到包工處掛了號，在路上做起活來了。就在那時候，他置備了一個最新式的洋鐵鍬，也討了老婆……

「討了煞？」

「老婆！就是你奶奶！」

可是這老年人，却總是把他的故事截止在這裏。使桂女子一個勁兒的追問

着：

「以後呢？以後呢？」

「以後……以後就剩下咱們倆，在這兒安家了！」

女孩子吃驚的瞪着大眼睛，覺着並沒有滿足。

自然，他是應該不滿意的。因為老年的三娃子，把中年那一大段痛苦的經歷，幾乎是完全省略了。他不敢觸及那些不幸的日子，悲傷梗住了他的喉舌。就在他討了老婆沒多久，他從水磨的尖頂摔下來，跌斷了骨頭。在鐵路醫院裏躺了三個月，而永遠成了跛腿的人。

每逢這樣的關節，桂女子便也習慣了緘默。在稚弱的心裏盤算着一些爲她所不理解的事情。從祖父那裏，她習染了孤獨，也愛寂寞。在一般兒大的小孩子

裏，她總有些不合羣的脾氣。時常的，她學着祖父的樣，坐在民生渠的堤岸上，默默的傾聽着波浪的細語。把眼睛望着遠遠遠遠的地方。

但祖父却終是難理解的。祖父雖也喜歡那樣的望，眼睛裏却是無底的深沉和空洞，望不見天，也望不見地，只有一片真正的悶氣和虛渺。桂女子却不同；桂女子差不多是做夢似的，夢着許多事，想着一些奇怪的地方，和一些奇怪的事情。而最奇怪的是她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她究竟是怎樣的才到了人間，這在她是一個謎，祖父也從來沒有講過。

祖父像是有意的迴避着這問題，每當雨夜，風寒和潮濕襲擊着那條跛了的腿，雨的點滴又催醒了他那將殘的記憶時，他也會驟然的嘆息一兩聲：

「這樣的雨天，要在往年啊！」

往年怎麼樣，祖父並沒有講出來。不過桂女子可以猜到，要在往年，民生渠還沒完成的時候，祖父是需要深夜裏起來一兩次的。可是祖父的臉色很陰沉，

像並不爲這省掉了的精力而歡悅，相反的，對民生渠，他隱隱的還保留着一種大的憎恨。

是的，他憎恨。

就是那民生渠，奪走了他的兒子。當他們聽說民生渠將要橫過他們的麥田，而無理由的要使田畝挖成水溝的時候，三娃子忿怒了，兒子也憤怒了。兒子終於混在那些同命運的羣中，到區裏，到縣裏，到華洋義賑會，到省城去請願了。他跑遍了每一個地方，却跑得丟失了踪跡。有人說，他在省府裏打了警查的耳光，也有人說，他曾和洋人對罵的。三娃子打聽的結果，只有一個事實可靠，是兒子被關在牢裏。

之後，民生渠並沒有解決了連年的荒旱，荒旱倒逼走了他的兒媳。兒媳含着一把眼淚，丟給他們三百五十銅元的身價，便跟着一個開雜貨舖的山西人回老家去了。

剩下三娃子，撫養着孫女……

到現在也有七八個年頭了。

二

是罌粟花開的時候。

粉白色的，黑紫色的，淡黃色的，搖搖擺擺的襯在綠色的枝幹上。像棲息在嫩草間的蝴蝶，在微風裏打着顫。這樣的蝴蝶到處的飄着，鋪滿了田野。

僅有一塊地方，距三娃子的小屋里巴路，却像芍藥欄裏的荊棘一樣，有着幾畝麥田。麥子黃了，特別的顯得孤單和瘦削，而在麥畦裏蜿蜒着的馬鈴薯，就更覺是雜亂無章。

這幾畝麥田，是民生渠浩劫下的一點兒恩惠，是三娃子祖孫倆藉以活命的地方。正和田主三娃子一樣，很有些不合時宜。但這不合時宜，却是今年才剛剛的

開始。並且還有過一點兒爭執的。

播種的時候，區公所裏的區丁王老五曾給過三娃子一點兒忠告：

「好好的烟不種，爲煞要種麥子？」

「種烟！納不起稅呀！」

「你以爲種麥就可以省錢嗎？」

「那總是——要好一點！」

「哼，好一點，好個屁！」

三娃子想不通區丁王老五的話，諒來是有來由的。但這來由他却諒不出。王老五並沒對他講出個所以然，看臉色，却是有着有一股只有我明白的勁。

他仍舊教給桂女子，把種子一粒一粒的灑在犁好的田隴裏。

爲這事，他也曾坐在民生渠的堤岸上，想了很久很久。許多年以前，烟利大的時候，種烟是遭禁的。雖說是禁，却仍有人偷偷摸摸的種，結果是種的人發了

財，一點兒差錯也沒有。於是許多人全眼紅了。於是官廳設立了禁烟委員會，禁烟委員會的工作不在「禁」，而在「徵」，徵收烟稅，以示限制。

三娃子記得，在那些時候，是曾經有過好日子的。捐稅雖重，出產也豐，特別是在收制的當兒，那些自以為識貨，跑到田裏「收頭渣」（註一）的外路客，常常受了他們的愚弄。他們機敏的把豆腐攪在才抹出的奶子（註二）裏，當作「頭渣」烟，賣給土頭客。

想到這，三娃子笑了。

桂女子也笑了。她正用才抽芽的柳枝，撥弄着渾濁的河水。那在河裏蹤跳的小魚，使她想到那守在黃河岸打魚的俄國人。俄國人的心腸是壞的，他們惟恐孩

註二 鴉片烟熟的時候，像採茶一樣可以剗好幾次，以第一收割者為佳，叫「頭渣烟」。

註三 「奶子」為一種白漿，是鴉片烟的原形。

子們佔了他們的光，遠遠的便對他們大聲吆喝。但在夜裏，孩子們却偷偷的偷入他們的帳篷，毀掉了他們的網，或是偷走他們的鍋。桂女子參加過這戲弄，對這些飄泊的壞心腸的外國人，給以戲弄，對桂女子，是開心的。

春天過了，這些外國人又該來了吧！

但那混濁的河水，却是不管怎樣的撥弄，也攪不清的。正像三娃子的思想一樣。他完全被他的思想所困惑了。

往年，種烟會給了他們一些好日子過，近年，種烟却更促成了他們的窮困。捐稅重，是一層，煙價低，更是致命傷。在去年的一年中，三娃子賠光了他那可憐的積蓄，還拖了債，才繳足了官廳的眼。這積蓄是他一點一滴積下來，預備給桂女子作嫁粧的。而如今……

「今年我打算不種煙了……」

「我也這末打算，實在受不了！」

他曾和好幾個人商量，人人全有這樣的心思。但在播種的時候，區丁王老五却向他說：

「你以為種麥就可以省錢嗎？」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過了幾天，果然，情形不對了。說是不種煙了的人們，又全種了煙了。這更把他掉入了疑慮裏。終於在一個晚上，他敲開了那會和他一塊兒作工的崔大疤子的門說：

「你告訴我吧，區丁王老五究竟搗了什麼鬼！」

「什麼？」

對方不明白他的意思，追問了一句。

「就是種煙的事！」

「哦！」崔大疤子嘆口氣：「怎麼呀，你老兄，沒聽說嗎？我請王老五喝

酒，還答應給他一塊錢，他才給我透了個信。說是……」

崔大疤子用手在疤心裏搔了兩下，才皺了皺眉頭說：

「說是不種煙也要納煙捐呢！」

「怎麼，有這樣不講理的事！」

「講理，還說什麼！官廳裏就仗了煙捐維持，你想，沒烟捐，怎麼得了！」

「我不信，不信，」

崔大疤子好心的勸着他說：

「怎麼呀，你麥子全下種了！快翻了種烟吧，還來得及，要不……」

「那兒有這樣的事！」

「……等仗烟委員來的時候，就晚了！」

有了信，說仗烟委員在一兩天內就要下鄉了。

人們從各方面刺探着仗烟委員的起居，心裏均不免有些兒焦灼。人人都在自己的心裏打着底稿，像大禍臨頭還期圖幸免一樣，把所有的希望維繫在那一點一滴集攏起來的謠言裏。

謠言像秋後的烽火，在乾枯的草地上燃着。

「是武川人嗎？」

「不，托縣人！」

「托縣，崔八爺該知道底細了！」

「還用說，人家什麼門子還攢不進！」

但立刻便有人挺身而出，證明了今年度的仗烟委員，是個外省人。並且不貪錢，是個硬漢，言下還頗表示了點欽慕微忱，流露了那才曉得的意思。

立刻，這人便成了時勢的重心，就收了若干的殷勤和好意。因為這樣的事

情，從前也有過的。仗烟委員自己不出面，却委託一個熟人作底線，人們只消和底線接洽好，委員衡量烟田的標尺上也就不自然的有了分寸。

甚至平日和這人有嫌隙的，也託人過來說項了。但說項的人面碰了釘子：

「我才不知道！」

可是人們肯定了他一定是知道！而且不知怎樣一來，委員又變了包文正轉身了。

「那怕是玉皇大帝轉世呢，也不干我屁事！」

三娃子說。倒異外的感到了清閑自在。

關於強迫種烟的事，已經好久沒人提起了。並且三娃子的麥田從播種到出土，從嫩綠到枯黃，也已經有了很多時候。在這些時候，區丁王老五既沒有來講過什麼話，三娃子也就在逐日的辛勞裏磨淡了那可怖的記憶。雖說在這仗烟委員下鄉的蘊釀裏，那記憶也偶然像一條陰影樣的閃過他的心頭，却只是輕輕的一閃，

即刻就逝滅，已不復攪擾他的心，使他恐怖了。他反而是開心的對桂女子說：

「桂女子，今年我們沒種烟，到烟秋裏，可以幫幫別人了！」

「幫人家做煞呀？」

「幫人家好賺錢哪，傻孩子！」

「怎麼賺錢哪？」

「怎麼賺，有許多賺法！比方你可以給人家去守夜，我可以去幫人家割奶子。賺了錢就給你買嫁粧！」

「買煞嫁粧啊？」

「別亂問，你還小呢！」

孩子並不對嫁粧問題發生興趣，使她回味的，到是在黑夜裏看守烟田的事。

到那時候，孩子們又可以聚在一起去戲弄河岸上的俄國人了。那在飽嘗寂寞和孤獨的桂女子，倒確實是歡快的事。

但仗煙委員終於來了。

並且立刻就去拜訪了崔八爺，事實證明了人們所有的猜想，推測和賄賂完完全全的落了空。看着一些紳士們的簇擁着仗煙委員，擺來擺去，只好無奈的嘆着氣。

區丁王老五顯得比平日更忙亂。一會兒手裏提隻雞，一會兒又是一瓶酒，在崔八爺的門前出出入入，彷彿非常的驕傲。

「喂，老五停歇到家裏去乾杯酒！」

「老五有空到家裏談談！」

但老五的脚上却像騰着雲，對人們的好意，一概的回答着說：「有話回頭再講！」便一溜烟的跑掉了。

新的消息又散開來了：

說是委員在路上受了涼，身體覺得有些不適，所以在崔八爺的府上抱病了。

這一抱病，區丁王老五就更忙了個不得開交。從這家，跑到那家，在背人處和人們嘖咕着。聲音很低，當人們的臉色表示着憂傷，或是有意要爭執的時候，他總是一句：

「別不稱心了，今年不比往年，連三娃子還三畝六呢！」

「三娃子也三畝六！」

人們嘆口氣那希圖再少報一點的心，便頹坍了。

「我們也三畝六啊！」

那從人們的嘴裏，偶然聽來的桂女子，便跑到麥田裏，報告新聞樣的報告給祖父。

祖父正在費力的拔着麥子，聽見桂女子的話，立刻便抬起頭來：

「煞？」

「人家全說，三娃子還三畝六呢，我知道煞！」

三娃子一陣顫慄，覺得那條好腿也軟了，便直着眼睛頹倒在麥田裏，儘額上流着大滴的汗。

四

天氣也像人們的心一樣，佈滿了陰霾。當夜，就下了很大的雨。雨歪斜的敲在破陋的窗戶紙上，沙沙的響，夜顯得更沉重更陰晦的壓着人們的頭。

桂女子輕輕的在祖父的跛腿上槌擊着，除掉不斷的雨聲，那槌擊聲可以算是這沉重的空氣裏的唯一調劑。不時有風，催着雨點，猛烈的射進窗紙，灑在桂女子那灼熱的臉孔上，使得桂女子不時的停止了工作，移動着身體。

祖父像是失掉了知覺似的躺着，不動不響，連微微的呻吟也沒有。每逢這樣的時候，桂女子便記起了緘默。但今天，桂女子却總覺得有些異於尋常，她沒有作各種各樣的幻想，有一個強烈的念頭，在她的心裏盤據着。第一次，她有了需

要理解祖父的心思，祖父的苦痛，是很顯然的。這苦痛桂女子馬上就感到是與她自己脈息相關。將是個大的不幸。這不幸影響着她，甚至使她忘掉了那雷聲和閃電的可怖了。

忽然，祖父像抽筋一樣的全身抖動了一下，便爬了起來。

「爺，你做煞！」

祖父已經下了地，在一個角落裏摸索着了。

一個焦雷彷彿就擊在他們的頭上，隨着，雨更急迫的敲着屋簷。

「爺，你找煞！」

「我找鐵，到田裏看看，這樣的雨……」

「爺，你的腿……」

「不要緊，腿算什麼？」

祖父在門前遲疑了一下，便消沒在雨地裏了。

桂女子立刻跳下了地：

「跟上去呀！跟上去！」

她沒工夫細細思量，那在她的心頭閃過的意念，非常的猛烈。

迎接她的是劃碎了天空的閃電，雨珠在這閃光裏泛着金絲。

在她眼前，一個比夜色更黑的黑影，一扭一拐的走。那走法徒然激起了她的哀傷。不知不覺的，在她的眼珠裏滾出了淚，淚和雨混雜着在她的腮幫子上流。

祖父是絕對沒有覺察到她的跟蹤。他只是孤寂的掙扎着前進。不時，因爲雨的逆襲而停下來，但那時間彷彿只夠喘一口氣，便又蹣跚着腳往前跑。

民生渠裏水的洪流像牛一樣的吼。這吼聲，增加着雨的威勢表白着每個山窪裏的集水，已經忿怒的衝出來了。

祖父在麥田裏站了好久。桂女子是沒法猜測祖父那深沉的情感的。只覺得祖父像是在那裏發楞，楞得有些古怪。那被風雨催殘得東倒西歪的麥子，就可憐的

躺在他的脚下。

罌粟花已經完全損失了日間的嬌艷，不再迎風招展。像一個憔悴的女人樣，僅依稀的還可以辨出一點兒風姿。

一聲長嘆，隔斷了雨，傳進了桂女子的耳朵。接着，祖父的身體就移動了起來。却折轉了方向，在回家的途中轉了灣，抄東走了。

桂女子感到這嘆息有些毛骨聳然，預示了一種巨大的不幸。心也跟着咚咚的跳起來。她想喊祖父，却沒喊出，才張開嘴，風雨就使她整住了氣。而好奇心又乘隙爬上了她的腦袋。

祖父在一個人家的後牆邊，猶疑了一下，便用鍬柱着地，跳過了敞開口的牆。

桂女子跳不進。泥濕把她滑跌了。她有些慌急，望不見祖父，便覺着鬼在拖着自己的脚。恐怖開始在黑暗裏，在風雨裏，張開了網，網住了她。

除掉風雨，週圍異常的冷靜。人全睡着了，狗也畏縮的躲進窩去了吧！只有她，桂女子，被遺棄在這牆外頭。而陰森的樹，黑暗的牆，便彷彿全有鬼在張着眼睛，凝望着她。

她繞着牆跑，終於尋到了一個蝕落的狗洞，便攢了進去。

是一個大人家的後院，更迷亂了。頭，不時碰到樹，或是闖進了柴火堆裏。遠遠的地方，有燈光。她下意識的朝着那燈光走，一聲吆喝使他打了個冷

戰。

雨更大了。

在那有燈光的屋子裏，起了爭吵聲。她小心的把眼睛貼在了門縫上。

禁烟委員正大聲的吆喝着：

「滾蛋！滾不滾，……想造反哪！我沒工夫管這些閑賬。」

桂女子從來也沒有見過祖父忽然會變了這付形像，倏的，他舉起了鋒利的洋

彷彿是多少年的積鬱全在這一鍬下完結了。

三娃子的頭一陣暈，等到自己意識到這動作的結果時，已經晚了。他迅速的拉開了門。立刻，桂女子就跌進了血泊裏。

這異外使三娃子過份的吃了驚。但等到女孩抬頭來的時候，他就說：

「正好，咱們走吧！」

「走到煞地方去呀？」

「傻孩子，只要我這條腿不跛，還怕沒地方去嗎？」

雨，反而是小下來了。

一四一七

——爲了難忘却的朋友——

又是冰冷的秋之尾了。

三年來，即使是在異鄉吧，倘窗外飄起纏綿的雨，那悄然流動在空氣裏的一股惻悽的氣息，便自然會復活了我對一個朋友的記憶。這種氣息永久存在於我的感覺裏，很渺茫，很虛飄，難以分辨，可確乎又能夠分辨。憑藉了它的不斷啓示，使那朋友的影子得以在我的心裏永恆。我忘不了他，在與他相棲處的那些遲鈍而無聊的日子裏，只有他，爲我掘發了人生最可貴的情感，最真實的意義。至今，他永息在我的心裏。他將成爲我畢生的良師益友。

雖說我不配，我不配這樣輕率的把朋友二字冠於我倆的頭上；雖說我曾經，曾經更輕率的寫過一篇關於他的文字。但這世界上，我之外，恐怕也沒有人再記得他了！即使是他曾和我談到不止一次的姐姐，怕也忘記了她那不馴服的弟弟了吧！

是那樣的一個人：倘看外表，是會使人起一種不愉之感的。在稍稍有些鼓起的前額上，有着一對過份凸起的顴骨和一雙特別深陷的眼睛，也許是爲了要襯出這相貌的古怪吧，顴骨之下，便瘦消得有點出奇，以致在感情的表示上，就顯得冷酷了一點，不易使人親近，他也不親近人。常常，是用嘴角上那譏諷的笑容拒絕甚至是輕蔑着別人的友情。

多年所鬱結所感觸的那人我之間的隔核，影響了他對於人類同情心的尊敬，自也是難免的。可究竟是太過份了一點。因了他之容易對人們偶然漾起却毫無實在內容的憐憫心，付以嘲笑，便引來一種逆襲的憎嫌，也是有的。他死後，雖也

蘇生了若干將死或已死的心靈，可也有議論着他的短見的。覺得他確實是不值得饒恕，或未便饒恕。但饒恕這字眼，在他將感到是種恥辱吧！有人這樣想，他或引以爲安慰，也難說呢！

因爲他自己，就從未意味到饒恕敵人的。即使是生死之間，也還是挺身抗戰，令審問者喪膽的。

或是自己出身堅苦，倍受虐害，從鋼鐵裏鍛煉出來的，因而養成一種鋼鐵一樣的氣質；便對有容易動搖沒有操守而斤斤較量自身利害的智識份子，特別嫌惡，有一種過激的感情，也難說的。但却未免流於偏狹，固執，和神經性的了。每當他對智識份子擲以「臭官僚」「臭投機份子」的諱號，發洩着自己的憤恨時，我間或對他有所勸告，並例舉許多爲智識份子開闢了最英勇的道路，是革命者的最好的典範的人物，但多半由於自己的根性未除，他又不易服輸，結果是只得一笑了之的。

也許正爲了這一點，所以當他的鮮血已逐漸被屠場上的曼陀羅花乾吮盡，人們還留着對他的幾種不同看法。一種是「神經病」，一種是「個人英雄主義」，再一種用意也許就卑鄙，或是生前與他有什麼恩怨的人所假設；說他爲了同案的均已釋放，自己却仍爲當局所不捨，因而精神上來了個反動，遂致演出愚蠢到底的慘劇呢。

但即使是愚蠢，即使是神經病吧！在行爲上也是無可非議的。在一九三四年那惡劣的轉向空氣裏，曾經有多少飄搖着的曼陀羅花，因爲他的鮮血和白骨，得以滋潤，並慶重生啊！

是秋天，不，我的故事應該從夏季開始的。

一個溽暑的夜。在自由的空氣裏，黃浦江吹來的夜氣，該早已滌盡了毒熱的殘餘吧！幾十步之外，大致就是涼爽且舒適的世界，是人們在日裏所渴望着的。

但在我們的監房裏，關於夜的渴望，是不存在的。因為夜，實際上是比日裏更窒悶。過道裏雖也吹着腥臭的風，我們却不得不輾轉的在地板上或破蓆子上滴着汗。隔壁才抓進來的「老槍，」以半瓶藥水的無濟於事，正沒命的呻吟着。今夜又註定了睡眠的絕望了。

盜犯王六翻了個身，使肥胖的軀體壓得衣櫥形的床位咯吱咯吱的響。一面，以短而肥的手指敲着徐福的腦袋。

「起來！」

「啊？」

「有頭子（註一）嗎！」

「槎呀，槎呀！」睡在另一角落說是學生的葛治側起半身性急的說。並且打了個莫明其妙的手勢。

註一：頭子，火柴。

搓棉花取火的零件立刻準備好了，徐福搶先揭起了馬桶蓋。那躲在桶裏受着委曲的美味，一下子便衝了出來。於是王六就以那肥胖的身軀堵住了門洞，且籍了一面鏡子，仔細的向門外窺探着。

我呢，却默然的嘗試着一種暗夜裏摸臭蟲的手法，儘兩手在痛癢處摸索着。

一陣咕咚咕咚之後，已經聞到燃料氣味了。王六却忽然焦急的掉轉了頭：

「快，快，來了，來了！」

果然嘩哪一聲，鐵鎖開了！只聽見小班長喊一聲：

「六號！」

一陣脚步響，我們的號子裏就又擠進了一個：

「乖乖，顯些走水！」

一切就緒以後，王六抹着額角的汗珠說。半截屁股（註二）已經在床角輪流起

來了。

藉了過道裏流進來的那一息燈光，我看見這新同伴臉色可怕的蒼白。他顯然是非常的激動，不能收束自己氾濫的情感，而惶亂的整理着破碎的行囊。把一件漱口杯，顛倒了三四次。

「你是政治犯嗎？」

我點點頭：「你呢？」

「我正要把我的事情告訴你？不過也沒關係，我的目的是揭穿他們的醜態，陰謀無恥。對一切的人！」

他的聲音，稍微有些晦澀，在不熟練的普通話裏夾雜着四川的土音。且常常中途破裂，因為乾渴。是的，是乾渴！在開始的時候，他還喝着大杯的水呢！

這據他自己後來解釋，是因為那時的特別囚禁所賜予的成績。出事之後，他

立刻被隔離在一間低矮的，鉛皮頂的，悶熱的房子裏。毒烈的陽光透射了鉛皮，火樣的灼在他的腦袋上。一連三天，沒得到半滴水，剩給他的唯一武器，只用喉嚨來喊叫。所以嗓子便嘶啞了。

但我們還是從頭來開始吧！

在另一個地方，三百多政治犯正受着精神的管束。也許是四百，沒有確實的數目的。輪到他，番號是一四一七，至少是一千四百一十七個人挨過了這種精神上的麻痺和侮蔑了。但這一四一七，在主管者却不是個吉祥的數目。後來也許竟成功了可怕的記憶了。因為恰巧，佔有這番號的是那有着兩個瘦消的頰和一個嘶啞的喉的人：——

「石開山。」

一個最可怕又最堪懷念的人。

是工人，被捕之前是個鐵廠的學徒，日與溶爐裏那流動的鐵液相親近的。

對於這種精神的拘役，人們是有着各種不同的看法的。同樣，也有着各種不同的應付方法。欺騙和敷衍，似乎是流行的方式。至于真是沒有廉恥，爲着發洩某種自私心理，而出賣着朋友的，怕也究竟很少吧！自然，也常有些刺心的事，在犯人中流傳着的，如「某某已徹底改過，就職某處，工作甚優」等等，雖說是很少見的。

但這些事，在他却均是一種最大的苦痛。許多必修的科目，都足以劃碎他的神經。而經常的那種教育方式，更漲破了他的腦袋，使神經質的以爲一切全可憎恨，一切全是恥辱，因而不能忍耐，覺得必需有所表示了。

終於在某一天早操的時候，他破壞了一切的約束和紀律，獨自唱起了宏壯的歌。他重覆的就：「獨自，獨自，非常孤獨的。」即使是在最興奮的時候，也有了這種悲傷的感覺。這感覺許較之當時看守所加於他身上的鞭苦更痛楚吧！

但立刻便被掩上了嘴，被隔離了。人們默然的在心裏重覆着他那歌聲的意

義，他並沒有知道，也未容一窺別人的臉色的。到他的嘴再能喊一句：「我要回監牢裏去！」則人已經被關在一個冷僻的地方了！

那「獨自」的感覺，便這樣侵佔了他，以致劇烈的起着作用了。

「如果我有罪，我要回監牢裏去！」

如果我應受懲罰，我要回監牢裏去！

我不能悔過，不要悔過，沒理由悔過的呀！」

到熱氣全厭倦了這聲音了！

絕食，沒用，辱罵，沒用，甚至負氣的說了「再過十年，就有人迎老子出獄的話！」也沒用的。他反是被冷落了。一種愚蠢的看法，以為冷落他些時，也許要清醒的。

在主管者是把這事看成了一種重大的恥辱的。這恥辱的基石上，生長着無能，和訓育失策之類，倘傳入同僚和長官的耳裏，怕難免惰職之譏吧！

因此，他們反到是不急求解決了。自然；也許是無力解決的。但一方，這一四一七號囚犯却非常頑強，即使是兩頰更瘦消了下去，身上無日夜的淌着虛弱的汗；即使是喉嚨已經枯啞了，血液全無力流動；即使是被反拷着的兩手已經完完全全的失掉了知覺；却始終沒有停止過那激烈的要求：「我要回監牢裏去！」

勸告，沒用，咀罵，沒用，恐嚇，也沒用的。人們試驗了最親切的溫情和最毒辣的刑罰，均沒用的。

倘那時就在虐待下死去，該會最有效的剝光了人們那虛偽的溫情吧！

終於沒有。

在應允把他送回原判機關這藉口裏，他被遷移了另一處地方：醫院裏，發覺了自己又受了騙，而在抗議着的時候，便被實行了特別診治。把手和腳全銬在了床沿上，禁止移動。並特別派了兩個武裝的護士，守候在門外，輪流不息。

這樣的時候，若再嚷罵，是愚蠢的。所以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與護士們談

天，但護士們却畏之若蛇蝎的。且遵照了院方的命令，記錄着他的一切言行舉動。

一時，他笑了。是冷酷的陰慘的笑。一時，他凸起的額骨上燒成了徘紅色，兩片薄嘴唇沒命的顫抖着。又一時，他瞪着兩眼向着屋頂，像失掉了知覺一樣。

護士們更忠心的記錄着他們所不理解的他那斷片的話：

「唔」——惡狠狠的！

「哈，那個混蛋！」——快活的表情！

「機會主義，臭官僚！」——空洞的樣子！

「生比死還可怕喲！」——非常焦燥！

「太陽也灑進來了！」——無表情！

「這小鬼！」——非常變態，難以形容！

但被人們認為最可寶貴的資料，却是他和護士們偶然談到的幾句簡短的話：

「你不怕我逃走嗎？」

「院子裏有口井，我也許在夜半跳井的！」

所以一接到這報告，立刻便有人來了。並且帶了個書記，提出了十二條問

題！

「你爲什麼不悔過呢？」

「假使有一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裏定型的時候，我是不知道悔改的！」

「爲什麼別人可以悔改呢？」

「不要忘記了我是工人啊！」

「你對我們的待遇上有什麼意見嗎？」

「我不是孩子，用一塊糖就可以哄好的。這乃是由於最大的仇恨！」

「爲什麼才來的時候，你很老實，現在才鬧起來呢？」

「這是爲了我自己估計的錯誤！」

「假使放你出去，你還繼續你的事業嗎？」

「當然要繼續！」

「假使把你遂入監牢，你是不是要搗亂呢？」

「我已經不是我，如有命令，自要抗爭的！」

「你爲什麼要逃走的？」

「笑話！」

「你爲什麼要自殺呢？」

「工人是不曉得自殺的！」

諸如此類。發問者的口，和記錄人的手同時顫抖起來了。

但他終被迫在兩種記錄上簽了字——一種護士們的記錄，一種書記的記錄——

——並由院方批了個「神經病發，至死不悟」的評語，而被送回了原判機官，我們這看守所裏。

便是在我們這號子裏，他的故事也大大的奏効了。王六像是特別的感動，一步一個「他媽的！」在地板上往來着走了很久。

很久很久。

「有種，」他說。「像我們那同案的！媽的龜孫，才六塊磚，便哇哇的什麼全咬上了！」

但人們的交往，許多却是不可思議的。相處了幾天之後，倒是這王六和他成了死對頭了。

其實在王六不過是喜歡講幾句，便是這噁舌的毛病，不中了他的意。倘王六在與高彩烈的說：「三號又來了個小白臉，你們一道的，是機會主義吧！」他便說：「你知道什麼？」或是在王六暗地裏議論着某人確實是紅丸販，只在表面上裝老實。他多半也要插進來：「啊喲，少說一句吧！」

他逐漸成爲一個難親近的人物了。人們曾爲了他的固執，對他作着種種的忠

告，但多半是爲了他的冷笑而退却。若不留意，在修辭上不謹慎，還常常要遭受搶白的！

有一次，我問他：「你也想到死嗎？」

「如果非死不可，那是沒法的！要能活着，爲什麼不活呢！不過死也不是可怕的！」

他確實是渴望着生。曾和我計畫了進監獄以後的事。對於他的那計畫，我有什麼話說，我是十分的不安的！

「第一：要讀書，第二：要作工。無期徒刑是很容易損壞身體的，我準備着無期！」

也有時，他簡直完全變成了孩子！幾乎是使人難信的！

「你的褲叉可以送我一條嗎？」

「要就拿去！」

「我就是少這個！襪子倒有！我的同案送我的。他投降了，臭官僚，我恨我沒掌他的嘴吧！哼！」

雖然他們說了，可仍是非常歡快！

但有幾次，那情形就完全不同。連隨便提一句沒有，他便動用了我的錢；並且在我出去閒談的時候，又乘隙把我的背心着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忽然的動了怒，覺得很焦燥。他却像沒覺得，若無其事的看起書來了。

在看書這件事上，他是非常快的，快得出奇。他利用着放風的時候，到各弄堂裏收羅破書，却從不肯看第二遍。有時候我勸他：

「要是好書，看一遍是不行的；這樣快，也不好！」

他只向我笑笑。

現在追憶起來，那該是多麼悽慘的笑啊！

初來的時候，他在全體在監人的心中，的確是一種奇蹟。特別是那些爲了某

件嚴重案子所牽連的十九路軍官們，給了他最大的同情和幫助。倘有新進來的政治犯，他們是願意把他頂在頭上，加以跨耀的。

「看石開山，好樣的！到堂上少講幾句！」

在我們這兒，是有着一種習慣的。對於變節的人，則多半是爲大家所不齒。因了不斷的寂寞，人們唯一的消遣，便是想出各種各樣的惡毒方法，加在他們的身上，以圖哈哈一笑，奇怪的是，這些惡謔，他却從來沒有參加過。

他常常獨自一個人，無聲無息的躺着。看起來，是有些驕傲的。

確實是驕傲。那些爲了一口香烟或半碗茶湯就不惜使用各種各樣乞憐的表情的人們，是任何人也不願交結的。

但這些驕傲，却絲毫也沒有出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上。只要號子門一開，那搶先提了馬桶去刷洗的一定是他，完事還多半帶回一盆臉水：「喂！洗臉吧！」以致那常常坐享其成的王六也不得不說了。

「老是人家姓石的，算那門呢！老槍，去，刷馬桶！」

「這算什麼呢！喝，放着吧，提防馬桶壓倒了你！」

一個在生死關頭毫不退避的人，會這樣的不願軀役別人，在王六怕是想不通的吧！

是冰冷的秋之尾了。監房的日子特別難捱。接連幾天，在我深夜夢醒的時候，全看見他獨自悵立窗邊，靜悄悄的望着黑夜的天空！

「爲什麼不睡覺呢？」

「沒什麼？」

每次，我們全交換着這樣簡短的話，但每次，他那孤寂的黑色影子會逐漸淹沒在我的睡夢裏。我沒想驚擾他，因爲我不願意打斷他的靜默。只有一次，在那樣問了一句之後，他像突然吃了一嚇，掉過臉來。在一點暗淡的微光裏他那發

綠的臉，突然使我有了一個可怕的預想。我一下坐了起來。

半天半天……

「睡覺吧！」

他張口想講話，却又忍住了。便悄悄的跳下地，沒入更黑暗的方格子裏。

他究竟想講什麼話呢？當時我沒敢問，現在却沒機會問了。

就在那天清晨八點鐘。所有的號子門突然上了鎖。我們的門却異外的開了。

「石開山！」

「怎麼？」

「解漕河涇，」

「解漕河涇！」一時，我們的心全顫抖起來。大家都慌了。

「快點，快點！」

沒工夫多講一句話，他便走了出去。才到弄堂口，却又轉回來。

「我的牙粉！」

我們彼此握了手。窒息的說了的再見！」才走兩步，我忽然想起：

「等等！」

「這兒兩吊錢，帶在身上吧。要用的！」

但小班長却沒好氣的說：「麻煩，用不着的！」

誰知道果然是用不着的。

因爲不久，我們就在靜默裏聽見了槍聲。他曾經說：「這世界上我沒有一個親人！」但不是他的親人且很少和他講話的學生葛治却爲他灑了淚。

學生葛治說是不久就要保釋的，但不久，他却意外被送了漕河涇了！

於是我悟出了多少天以來，學生葛治沈默的理由。那一四一七號囚犯，也就永遠記在我的心頭。

伍禿子的故事

一

「禿兒子，又揩油哇！」

「孫子，幫老爹個忙吧！」

「車是裝煤的，不是裝賊的！」

陳老四一面笑，一面就把礮車（註一）推上了軸，順勢一送，車就在天線上悠悠的走起來了。

（註一）礮車：運煤用的車，往來於天線上。

一年三百六十日，只有這一息工夫，伍秃子才意味到了清閑，於是張開眼睛，從第二鑛的烟筒，劃個弧線；欣賞過山灣子裏那彌漫的烟雲，又經過了鐵路兩旁山一樣堆着的煤炭；掃了掃那糟雜的小市鎮，停止在傍河灣的一個人家前。那人家的後門口，正有一個穿紅襖的姑娘，把一盆髒水，潑在那結着冰的堤岸上。

姑娘的紅襖兒映紅了伍秃子的眼睛。伍秃子想一想，不由傷心了。

「媽全老了，還沒抱過孫子，嘿，我伍秃子算白活了一輩子！」
便把眼睛順回來，搭下了眼皮。

碾車正在下坡處顛擺着，輕輕的滑過了白楊樹的杪。

「小心吶，高監工的在口上呢！」

對這忠告，伍秃子伸了一下舌頭，便偷偷的溜出了機器房。機器房外的曠地上，一隻老母雞，正杖着腳牙，一步一步的在他的面前走。

母雞咕咕的叫，公雞喔喔的鬧，伍禿子不叫也不鬧，卻悄悄的拾了塊煤，冷不防向了公雞頭擲過去。

公雞受了委曲，就跳起脚大哭起來。

雞主人高監工立刻擰起了眉毛：

「誰呀，誰呀，誰這們黑心眼哪！」

「黑心眼，

小不點；

你媽媽生瘡你生癬……」

二) 伍禿子心裏數落着，脚可溜過了界。恰巧有一輛煤車滾下去，便把油壺（註）銜在嘴角，乘勢蹬在了車沿上。

（註二）舊式的鑛底沒有電燈，用「油壺」照明。

車咕嚕嚕的攙進了冷颼颼的洞口，從洞口透進來的那一點亮光，便逐漸微弱，終至消滅在深不透底的黑暗裏了。

黑暗逼迫了伍禿子嘴角，嘴角上那油壺的光亮，便沒奈何的顫抖着。他像朽木一樣的爬在煤車上，不動不響，儘頂上倒垂着的冰柱子，把冰屑灑在他那僵硬的額梗子裏。

隧道枯寂得像一口荒廢的古井，無涯的黑暗鎖着難耐的陰森。更幽隱的地方，人們像墓地裏的磷火一樣的蠕動着，閃閃爍爍，隨起隨滅。使得那偶然漾起的人們的喊叫，分外空曠，分外可怕了。

「啊……嘿……」

漸逼漸近，直到眼底，伍禿子才依稀辨清了伏在上行的煤車後——那鷹一樣的董二楞的臉。

「噫喪什麼？」

「喝，禿鬼子，才下車（註三）呀！」

「車你媽！」

「問你，帶了刀傷藥嗎？」

「呸，呸，呸，晦氣！」

「說真的，孫老大，讓煤砸了！」

只交換了這幾句，煤車便上下錯開，彼此淹沒在黑暗裏了。

「讓煤砸了！」伍禿子想，一陣顫慄立刻傳遍了他的全身。

「這第五股隧道，這第五股隧道！」他喃喃着，推開了第五股隧道的風門。

參差不齊的煤塊斜插在頭頂上，像就要坍塌，可還勉強支持着一樣。在九十盞油壺燈的映照下，凸出的煤塊上閃着晶晶的反光。黑色的煤烟織着密的網。人

（註三）下車，婁關語。俗稱妓女歇班，為下車。

從那網裏露出了一個浮腫的臉，一個半裸着的死尸樣的膀子。膀子上的筋肉跳動着，把鑿子很命的向了那擁塞着的煤塊擊去。

鑿了下去的時候，發着空曠的聲音，煤塊落下來時，整個鑛頂都震動得蘇蘇的響。

「這鑛要坍了！」老年人憂愁的預言着。

伍秃子記得，就在前一天，他正沒命的輪起鑿子的時候，孫二楞忽的慘厲的叫了一聲，所有的人，立刻被恐怖噤住了。

四五十隻老鼠扯成了一長串，從他們的面前跳過去。這是大災的預兆，礦工們都停了工，默默的禱告着。

「今天，孫老大被砸傷了！」

孫老大這個人——

伍秃子覺得自己已經和死亡作了伴侶，越下降，希望越少了！

孫老大在伍秃子看來，永遠是一種奇蹟。

在經年不見天日的地底下，有着很多奇奇怪怪的人。附近一二百里的村莊裏既找不出他們的名字，那行動舉止，也不像是永遠在黑暗和煤氣裏消蝕的人。

孫老大就是這個傢伙。並且配了一個非常古怪和結實的像貌。第一天，伍秃子就注意到他那出色的鼻子。他的鼻子很大，很醜，可保養得很好，即使在墳底蹲上一整天，依舊還是醬紫色，像猪肝一樣。

「弟兄，從今天起，咱們算是朋友了！」

當孫老大第一天來上工，並且以他那粗大的手指，拍着他的肩頭的時候，他就想：「看你的鼻子吧！」

的確是個出色的鼻子，但更出色的卻是他的氣力，和那有敬養的風度。

忘掉是爲什麼了，總是屁大點事吧！住在山後的礦工，和住在工房裏的礦工，突然起了爭執。爭執得厲害，已沒人敢出來和解，終至相約在掉子山上去火拼了。

那晚上，稍微有點兒月亮，掌燈後不久，兩幫的人便影影彈彈的全擠上山崖！但正當人們預備着自己那一切的愚蠢，伍禿子隱在人們的屁股後面，找機會擠上一聲「打呀」的時候，一個高大的漢子卻突然的出現在那首先接觸的兩人之間，並且兩手一分，就阻住了他們。

「等等！」

就是那陌生人的孫老大。

兩幫同時，把憎恨集在了他身上。

「你，什麼東西！」

「等等！大家全是爲了一口飯。聽我說，各走各！要是不……」

一眨眼的工夫，孫老大就從身後抄出了把刀子，只一抹，就從自己的胳膊上割下塊肉來。

「……不出氣，把這塊肉拿去炒炒吃，也就算了……」

總之一句話，凡是伍禿子只能放在心上想想的事，孫老大都能做給人家看。並且不幾天，那不大順聽的「老孫」，便被人們自動的刪改為「孫大哥」了。

孫大哥又非常的慷慨交結，一聲「弟兄」，立刻總會有點好處。但也因為這個，關於他，人們有了謠言。

「知道嗎？孫大哥，從前……」

「我聽說是個強盜！」

「不，他實在因為強奸了妹妹！」

可是這些，全無損於孫大哥在人們心裏逐漸擠進堅固了的地位。至少，在伍

秃子，卻還在偷偷的懷慕着。

只能算是偷偷，因為伍秃子，人性本來就有點缺陷。即使是像孫大哥那樣的人，他也不敢公然的表示親近，不過自家放在心裏，自家明白就是了。

有時候孫大哥向他笑笑，他也便笑笑。孫大哥說：「吃飯了嗎？」他就點點頭。甚至回問一句，全要費很大的勁。他這人，縱有千言萬語，也只能擺在心裏。一張嘴，就什麼也講不出，只落得嘴吧抽動兩下。不過他還是快活的。

在廠長，監工的，甚至是工頭的面前，他也講不出話，但情形卻兩樣，彷彿一隻粘在蛛網的蠅子，他是在人家網下的。所以不免退縮畏懼，有話也只能窒在喉管裏，孫大哥，就兩樣，首先，那明朗的笑就溫暖了他的心了。

「要去看看他。一定要。」

下班以後，月亮已經很高了。但伍秃子還覺得應該去對孫老大表示一點尊敬。所以便猴急的把鑿子，隔着蝕落的牆頭，扔在自己的院子裏。一面叫喊着：

「媽，把鑿子捨進去！」

便直向着孫老大的小屋跑去。

老太婆不識趣，卻顛着嗓子追出來；

「禿子……禿子……等等……」

禿子勉强的回過頭來，匆忙的擺着手：「我忙着呢！」

老太婆一肚子話，全關在了肚子裏，望着兒子的背影，逐漸淹沒在那乾癟的老柳樹後面，就獨自的咕噥着：「真是，又出了啥鬼事啊！」

「我忙着呢！」伍禿子一面跑，一面在肚子裏較量着這句話，覺得忙字下得很得體，非常恰和他伍禿子的身份。他伍禿子倒頭就睡，一睜眼就入地三千尺，整日，整月，整年，身子像裝滿了汽的汽球，一碰就炸裂，可從沒計較過工作的意義，連思索的空夫也沒有。但現在他卻意味到了忙，像發現了什麼秘密的寶藏一樣。

他忙着推開了孫老大的門，卻站在院子裏發了怔，彷彿事到臨頭，就不得不細細思量一下似的：「好不好就這樣闖進去呢！」

糊得雪白的窗戶紙上，有幾個人影閃動着。差不多同時，孫老大用宏亮的聲音在講話。

「弟兄們，該打算打算了。人活着，是爲了一條命！命全保不了，還談什麼呢？」

他揣測着孫老大說這話的姿態，心裏仍是七上八下的打不定主意。「進去呢，還是不！」孫老大的聲音，卻在這時候變了調子，壓得很底，像憂慮似的嘆着氣。

不知是從那兒冒出來的勇氣，伍禿子一下子就推開了門……

董二楞，陳老四，和別的一些沒名堂的人，全吃驚的把眼睛對住了他：憎惡的，懷疑的，但是却鬼祟的。

他吃力的使嘴唇也顫抖起來了。

「我……來看看你！」但一面却在心裏想，這些人在幹些什麼呢？

孫老大明朗的大笑起來，用粗大的手指摸了摸那醬色的鼻子。

「我，不算回事！太不算回事了！」

伍禿子放心的鬆了口氣。才鬆了氣，便覺着董二楞那些人有些刺眼。董二楞，他是瞧不起的。沒有出色的鼻子，更不能宏亮的講話。可是他卻能夠參加了

孫老大的機密。他冷冷的說：

「大哥，今天晚了，明天再說吧！」

他堅決的相信，他們是在偷偷的商量着什麼事的，可是什麼事呢？

月兒已經斜了，老北風在山坳子裏嗚嗚的響。一片褪色的房子，零亂的，可憐的爬在也是很單薄的柳樹底下。他儘可能的靠着樹陰兒走。覺得很害羞，心上亂得像蠶絲一樣，抽不光，扯不斷。這種情形，在他是少見的。僅有一次，卻也

是多少年前了。爸爸死了，媽病在床上，伍禿子完全陷在可憐的境地裏，他非常的憂愁，卻不是憂愁自己的可憐，卻是憂愁不得不去下礦坑。自從祖父死在礦裏以後，爸爸起過誓，誓死不再作礦裏的營生。但死，總比活容易，活着，卻仍不免戰戰兢兢的往那鬼住的地方爬。

樹後面，起了一陣風。風過去，卻見一個人影躲躲藏藏的在他的左側走。

他不由的打了個冷戰。想到那人影說不定就是董二楞，這樣躲躲藏藏，怕又在玩什麼花頭的。於是伸直頸子咳嗽了一下。

那人影立刻影在大樹後去，一股勝利的感覺，輕輕地爬上了他的心，胆也就壯了。便像一個英雄似的，取了一種迅不及防的姿勢，也向左側衝去。

那人卻作怪，竟迅速的往前奔跑起來了。

這時候，伍禿子覺得自己很像黃天霸，便吹了一聲喊道：

「是人，是鬼，站住跟你伍二爺碰碰！」

沒有回聲，人影消逝在往礦裏去的那條小路上。

伍秃子的愉快是難以形容的。一下子，他就改變了心情，唱起來了：

「打了一槌又一槌，（註四）

槌槌不離大呀，腿根，

唉唉喲，唉喲，唉喲！」

他心醉了，覺着兩腿有些麻癢癢起來，便一頭鑽進自家的家裏。

在豆一樣大的菜油燈下，媽正憂愁的坐在堰尖兒上。

「還沒睡！」

「睡！還睡呢！」

從媽那爬滿了的皺紋裏，伍秃子意味到有了什麼事情。便不滿於媽的遲鈍，

（註四）「打槌」，性交隱語。

焦急的問：

「煞事呀？」

「才叫你等等，偏去，現在又猴急了！」媽嘮叨着，耽心得嘴唇全顫抖了。

「你做下煞兇陰事啊，衙門的老爺們來搜查了！」

「搜查！」

「找你，我說沒在家，說出了搶案了！」

伍禿子開始也呆了，但一考察自己的行爲，除方才逞了一次英雄以外，並沒有什麼兇險處。便也稍稍心安了一點。但是那出了搶案的話，卻又像當頭一棒，打在他的腦袋上。他電一樣的聯想到孫老大——想起今天晚上那難解的迷，想起那關於孫老大的謠言，更想起了那有點兒奇怪的人影。

一個簡單的推敲是——要是確有其事，他伍禿子會不會被牽連呢？

他對今晚上自己這糊塗的探望，悔恨起來了。

一夜的老北風，把地像也吹光盪了些。天特別的冷，太陽也掩着臉在哭了。

伍秃子縮着肩膀，一面哈着冷氣，一面把頸子不自然的抽動着，讓眼珠子偷偷的溜到眼角上，向了左右窺探。

他非常的不安，覺得有什麼不幸，就要降在他身上。穿過河渠的時候，碎冰的聲音，全像對他預示了什麼災難，變得可怕了。

礦廠的週圍在凜冽的早晨裏嚶語着。鐵門前非常的冷落。伍秃子想：「時間已經晚了。」倒偷偷的慶幸起來。

「秃子！」

忽然，他聽見這聲音。「什麼人呢？」急忙回過頭去，一個孩子樣的臉迎接了他。

「禿子，你聽見說了嗎？」

他立刻便對那孩子感到一種不快，並不是因為他那張太年輕的臉，而是爲了這稱呼和孩子的臉不相配。在孩子們的面前，他是要求尊重的。

「嘿！」

「想村街上出搶案了！」

原來想急忙走開的伍禿子，突然站下來，露出了非常關切的樣子。不知怎樣一來，他覺得這搶案無疑的孫老大那批人做的，而已確實和自己有關了。他渴望這孩子的消息。

「給我一個銅子，我告訴你！」

爲了這無禮的請求，他惱怒起來了。自然，這種請求，也不能算是過份。但恰在這時候，就份外的不可原恕。於是他裝着掏錢，可一把擰住了孩子的耳朵。

「小雜種，說，說不說？」

孩子痛得滋開了牙，一面弓起了脚尖，一面哀求着：

「幫我偷箕子煤吧！」

「說，快點！」

孩子在保藏自己的秘密這一點，彷彿是堅決的。最後竟惱起來了。

「啊啲。啊啲！秃子秃，老母猪。啊啲，啊啲！……」

倏的一個巴掌，飛在孩子的臉上。卻不是伍秃子的，是一隻血色很好，又短又肥的手。伍秃子認識它，一下子嚇呆了。孩子乘勢掙脫了羈伴，一溜烟跑了。

只剩下那隻手，慢慢的扭動着，伍秃子兩眼釘在那隻手上，彷彿在細心的數着手上的筋絡。他不敢抬頭，覺得高監工那驢子似的臉龐上正浮着一個可怕的微笑。一種瘋狂的想頭蛇一樣的鞭着他的心。使得刺骨的寒風越來得凜冽了。自然，他的一切舉動全落在高監工的眼裏了。那孩子——妖怪似的迷上了他，高監工——卻是鷹一樣的人。他顯然是扮了一個最無能的丑角，把自己的秘密，豬一

樣的輕輕掏給了別人。

高監工會從那孩子的話裏，察知一切的。

礦裏的風爐在不可知的山坳裏，通通的喘着氣，聲音在靜默的山裏特別單調，和淒慘。一下一下，像吻合着伍秃子的心似的，無節制的急劇的跳動着。

「伍秃子，你來！」

高監工默默的說。伍秃子望不見他的臉。他像待決的囚犯似的，挨延的往囚場上走。脚步全踏不穩了。

到了廠長室。廠長正皺着眉頭在用一隻鉛筆，輕輕的敲着寫字檯上的玻璃板。工頭徐大卻坐在一個角落裏想心思。伍秃子想：「完了！」這情形，正是災難的預兆，廠長的鉛筆，會敲碎他的頭顱的。

「秃子！」

廠長抬起頭來，見是他，便微笑一下：

「禿子，徐工頭說，你頂老實，頂能幹，一向倒錯待了你了！」

禿子覺得全身不得勁，便漠然的搔了一下頭上的疤心。

「現在我要考考你，要真是幹家，說不定……」

「廠長會提拔你！」

高監工說。廠長又把鉛筆敲了兩下：

「有一件事你曉得不曉得？」

「我不曉得！」

禿子趕緊聲辯。腿一弓，就跪在地下。覺得自己受了委曲，不能洗刷卻是最致命的委曲。心一酸，眼裏便掉了淚：

「我冤枉啊！廠長！我一點也不曉得這事！我冤枉……我……」

這異外使得廠長憐的從座位上站起來。高監工卻前進一步，用手提着他的棉襖領：「起來，起來，上不得抬盤的東西，起來呀！」

伍秃子變得瘋狂和無理解了，他愚蠢的大哭大鬧着，順勢打滾，把鼻涕和眼淚，全淌在地上。

「饒命吧！饒命吧！」

直到高監工用力掩住了他的嘴，還孩子似的抽噎着。

正在這時候，彷彿是從天上落下來似的，徐工頭講了一句話。伍秃子不敢相信那是從人嘴裏說出的，倒像是從妖怪嘴裏吐出的。但確確實實是焦雷樣的擊在了他的耳朵上。

「是人，是鬼，站住跟你徐二爺碰碰！」

「完了！」伍秃子想，像被捉住的偷兒似的睜圓了眼睛。廠長，高監工，徐工頭全哈哈的大笑起來。高監工撫育的拍了拍他的肩頭。

「現在你該沒話說了吧！」

「這……昨天……夜裏……」

「好好，我就是要知道昨天夜裏的事！」

「昨天夜裏，見鬼！昨天……我和他們一路，我不過去看孫老大的病……」

「他們說了些什麼呢？」

廠長欣慰的點了點頭。

「別的也沒說，我跟他們……我是冤枉的！」

「你只要說出他們講的話！」

「孫老大說，說人活着，爲了一條命，今天我，明天你，後天他，董二楞就

……天曉得，我一點也不知道！」

「很好，很好！」廠長滿意的搓搓手。「還有什麼人！」

伍禿子用手搔得頭上的瘡疤咯吱咯吱的響，廠長這瑣碎的問題使他迷惑了。

當他不遺漏的講出了昨晚的一切情形，廠長就拍了一下手！

「好，你很能幹，我要提拔你！」

伍秃子想不通。廠長對他的優待，是非常意外的。另外有什麼事，該在孫老大和廠長之間糾結着了。高監工在他的面前，他表示了非常親密的友誼，竟像體貼老朋友似的，伏在他耳邊說：

「你不必下礦了，有工夫可多跟孫老大親近，總有好處的！」

伍秃子被解救了。他感了難推的慰快。這時，他的心境非常舒適和平。一天風雲，終於是消散了。便沿了山徑小路，崎嶇的慢步起來。

山野很孤寂，枯黃的草木，在褪色的日光裏，輕輕的搖着頭。從礦裏湧出來的水，滴在倒垂的山石上，凝成了破碎的冰花。伍秃子有生以來第一次，學着別人的樣子，偷偷的在不被人發覺的地方微笑着。

但他這快活的心境並沒有維持很久。已經感覺到的疑慮便又夜色一樣的向他擁集了起來，輕輕的掩了自己所害怕的罪過——他確曾當作自己的罪過一樣的思想過那搶案——固然是可喜的。但梗在廠長和孫老大之間的那不可知的糾結，無形

中卻又侵入了他的生活裏。廠長——是不允許有半點不敬的，孫老大——更是不可侵犯的人物。

而要命的是，廠長究竟要從他的身上，挖什麼寶貝呢！

這樣想着便漠然的坐在一塊山石上，想了很久很久。但無論如何，思想也不能集中。一時，那穿紅襖的姑娘妖精一樣的打斷了他修道的心，一時，孫老大有血有肉的微笑入在他的心裏。——伍禿子還沒有學會了思想的。

但突然——

山上騰起的空洞的喊叫，卻連他那些不集中的想頭也切斷了。

「不要緊，不要緊！」

「快，快……」

「啊呀，媽媽的！」

多少人急促的斷句匯成一段巨流，衝上山來。山上的伍禿子望着坑口那雜亂

奔跑的人羣，即使不真切，也辨明了是有人在礦底受傷，抬上來了。

「又一個！」

這意思在伍禿子腦子裏一閃，便忽的記起了孫老大的話：「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後天就是他了！」一面又感到高監工的親密並不是全無意思的了。

四

伍禿子和董二楞的對話：

「禿子，你總知道吧，鼠神搬家了！」

「哦，怎麼的！」

「第五股道上的老鼠全逃光了！」

「該有啥禍事吧！」

「呸！你又不瞎，不費，還不曉得王誇子腿都砸折了！」

「該是他自己不小心吶！」

「鬼話！鑛要再掘下去，眼看就坍了！」

「是嗎？」

「是嗎？這王八，你該沒看見，頂全動了，煤全不穩了！」

「怪不得呢？」

「什麼怪不得！你要命嗎？」

「呸，呸，悔氣，你咒我死嗎？」

「要再掘下去，大家死快了！」

「怎麼說呢？」

「怎麼說，大家弟兄再不要下鑛了！」

「不下鑛給工錢嗎？」

「工錢要緊，還是人命要緊！」

伍秃子不言語了。他忽的靈機一動，覺得董二楞這人也很快。便突的問道：

「告訴我吧！你們那天晚上計較什麼？」

一面便在眼睛裏狡猾的顯露着：「哼，別瞞，我全明白了！」他於是又補進

一句：

「就是孫大哥被砸傷的那天晚上。」

董二楞的臉色比中了毒還難看，伸出手來，便給了他一個嘴吧！

「你個奸細，你個養漢老婆下的，小心着吧！」

x

x

x

x

在伍秃子腦子裏糾結着的疑團更嚴重了！

「秃子，這兩天好哇？」

他抬起頭來，是高監工。

「還好呢，臉全腫了！」

「嘞，怎麼弄的！」

「還不是董二楞那王八……」

「董二楞嗎，爲什麼？」

「還不是爲了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就是出搶案的那一天！」

「哦！」高監工顯得很吃驚，但馬上就眉開眼笑了。「說說看吧！」

「我不說！」

「別害怕，和你沒關係的！」

這次是輪到高監工在眼睛裏顯露着狡猾了，但只一剎那，他就又很誠懇的對

伍禿子說：

「禿子，別信他們的話，我可以擔保，沒關係的！」

「本來也沒關係嗎？」

「告訴我吧！」

「告訴你啥呢？董二楞不叫我下鑛，就是這！」

「哦，爲什麼？」

「爲啥，鑛要坍了！」

「瞎說，瞎說，真正的瞎說！哈哈！」

高監工一陣大笑，便走開了。剩下伍禿子，更陷進了疑慮的泥沼裏，他感到天旋地轉了！

x

x

x

x

伍禿子所疑慮的事，在高監工，却正是一種啓示。這種啓示確實是名貴的，他於是踏進了公安局。

「強盜，在我們鑛上！」

「怎麼？」公安局長顯然吃了一嚇。「你老哥，別開玩笑啊！」

「千真萬確！」

「可是強盜我們已經抓住了！」

「啊，真的！」

「有什麼假，已經全盤承認了！」

「哈，這末快！」

「本來是事主的廚子，不知從那裏弄來個假手槍，拿着去行劫！——後來就是在這假手槍上破案的！本來呢，我也疑心是你們的鑛工幹的……」

「確實有幾個可疑的！」

「不是，不是，放心吧，你老哥！」

「說不定有些關聯！」

公安局去擰起了眉毛，對高監工這種態度，有幾分明白了！他不由會心的笑

了笑！

「你老哥，不是！」

「想借重一下！」

「誰呢！」

「孫老大，董二楞……」

「有證人嗎？」

「伍禿子！」

「這事？——」

「全是搗亂份子，幫幫忙吧！」

五

伍禿子早晨起來，發現了人們全有些慌亂。有件嚴重的事，在婦人和小孩子

的臉上刻劃着。小孩子們急忙的跑着。婦人們吃驚的停止了手裏的活計，倚在門前向鑛裏呆望着。人們全像在等待着什麼事，伍禿子從那捲起的風裏，已經嗅出這不寧靜的味道了。

他急忙的跑進了機器房。

「喂，陳老四，幫幫忙吧！」

陳老四像並沒有覺出了他的存在。一面懶懶的把礮車堆上了軸，一面使用手抹了一下鼻子底下的煤烟。眼睛，却向着那粗黑的油膩的天線出神。

「喂，陳老四，怎麼樣！」

陳老四突的回過頭來。

「滾開，禿兒子！」

事實證明陳老四是有意把侮辱加在他身上了。他一股火冒上來，便揚起了拳

但拳頭却被人捺住了。在他背後，有兩個人同時向他瞪着仇視的眼睛。

伍秃子完全失敗了。他感到了孤獨，他已和人們處於敵對的地位了。敵對——他用舌尖辯別着這滋味，不知是笑好，還是哭好。那是顯然的：人們在有意躲避他，一直到現在，他才覺得他走了這半日，竟沒遇見一個熟人，這情形是有一點可怪了。

他陷在可憐無助的境地了！忽的覺得背後有些不自在。像有蟲在爬，很難忍受。急忙回過頭去：——

那乘機敲詐他的孩子，正在他的背後攝着脚作鬼臉，看見他回頭，便伸了一下舌頭：

「秃子秃啊，

老囤猪哇；

猪吃屎啊，

一下子，伍秃子的舊恨新怨便全湧上來了。他拾了一塊石頭，便向那孩子砸過去。

「我把你個小兔羔子！」

兩人便在那乾涸的河溝裏，賽起跑來了。伍秃子甚至把一切不幸的根源，全歸罪在孩子的身上；他不把這孩子打個稀爛，是不肯干休的。

跑過了鑛廠；跑過了一片僅有的碎冰；跑過了禿着頭的樹林；也跑過了低矮的工房；跑到了一個人家的後門口：那家人的後門口，一個穿紅襖的姑娘，恰把一盆髒水，潑在他伍秃子的頭上。

伍秃子在這淋漓的賞賜下掙扎着。

孩子却忽的撮着嘴唇瞪着眼珠喊：

「看！」

那吃了驚的姑娘也合了一句：

「看！」

爬伏在山坡上的鑛廠裏，那曲折的伸向廠長辦公室的台階上，一羣人正往上衝，並且隱約的在喊：

「我們不下鑛！」

「我們要活命！」

走在最前面的，是個女人，之下，便有人用木板抬着個男人。人們爭爭搶搶的上着台階，在白色的山石上，染滿了黑點。

孩子一下背過臉來：

「禿子，別神氣，誰不知道你是個廠長的乾兒子！」

禿子一聲沒言語。

他忘掉了嗒裏那不適當的稱呼；忘掉了對孩子的仇恨；忘掉了髒水的臭氣，

甚至忘掉了在姑娘們面前現醜。一個龐大的思想佔有了他：「在這件事上，他落後而且是被遺棄了！」

兩個人——禿子和孩子，同時又向着來路跑回去。來的時候，孩子跑在前面，回去的時候，孩子却落在後面。孩子一面喘着氣，一面大聲喊：

「禿子，等等我！」

「快點，快點，你個小兔羔子！」

禿子不能等，一個大的激動正在他的心裏澎漲着。他恨自己的腳不快，他要……

但兩個人却全不約而同的停下了。

衝上台階的人羣又退下來了。只剩下那個女人，還神經質的哭鬧着：用破裂的聲音喊：

「你們，做啥呀，不要臉的……不……」

孩子恐怖的抓住伍秃子的胳膊：

「怎麼了，伍大叔！」

「什麼大叔，快快！」

待到他們趕到的時候，一切已成了悲慘的定局。有鎖練，套在孫老大和董二楞的頸子上，廠長用像狼似的在喊叫：

「知道了吧！他們，是強盜啊！你們全有老有小，跟着強盜學嗎？……啊，正好，正好，秃子，來對大家講講！」

秃子不響！

風一樣的，人羣裏起了一陣噓語。一百隻，九千隻眼睛集中在伍秃子身上。

「當着大家說，那天晚上，他們正分贓是不是？」

秃子不響！

孫老大那醬色的鼻子上滲着汗，董二楞瞪着充血的眼睛！

「說呀，說呀！」

「我沒的說！」

「怎麼？」

「那天晚上什麼事也沒有！」

「你媽格臭……」

咚一聲，禿子的臉上挨了一拳。

情形完全改變了，人們立刻騷亂起來。警察却乘機抓住了禿子，把他和董二楞拴在一起。

董二楞望了禿子一眼，低聲的然而親密的說：

「那天晚上，我們就是談罷工的事啊！」

「那麼，不是真的嘍！」

「見你媽的鬼！」

這時，被砸傷的王誇子，却顫着聲音大叫起來：

「弟兄們，別上當啊！」

伍禿子忽然覺得自己高興了。雖然被鎖住，心却向天外飛旋着。那孩子，偷偷地擠到伍禿子跟前：

「伍大叔，伍大叔！」

「別講話！」

「別怕，你媽媽，有我呢！」

一九三六年底

抓

一

不到四點鐘，麻張抓了三個。

三個人：三付面孔，最後一個，在麻張看來，是沒有骨頭的，那人，哭，叫，哀求，用盡了一切可以獲取憫憐的方法，可是無效。

一切在麻張，全習慣了。他像往常一樣：用肥胖的手掌在臉上抹了一把，像抹去了一切不快和煩厭似的，便在扭動着肥大的屁股走了。

剩下那三個，彼此瞪着眼睛。

他們都犯了法，被關在永遠是鎖着的屋子裏。

最後那個人，一直在噙泣着。聲音，在鐵鐮的轉側裏，偷偷的顫着。其餘的兩位，却不聲響的數着對方臉上的酒糟，或是眼望牢頂上的窗。那窗，只有豆腐大。可是透過窗，也還可以望見一幅陰沉的天。那天，却是越小越小了。

二

才九點鐘，麻張就到了天橋。

天陰得像一塊灰布，風，尖銳的搜尋柏油路上的灰塵，在街市裏揚。風，更迷戀的伴送着一路電車的踏鈴，叮叮嚶嚶的響。

人們的心裏更加緊縮了。

人們不安定的流動着。讓灰塵，任意的揉上眼角，揉上可以堆集的地方。有幾面白旗子在人羣裏蠕動着。一個洋車夫左手抄着車把，前身畏縮的俯在車柄上，却揚着頭，斷續的唸：

「保……保什麼！」望望週圍，沒人注意他，於是自嘲地：「保什麼，領土的完整啊！嘿，他姥姥的！」

是沒人注意他。人們在焦灼，在期待。期待着的心是永遠不能甯靜的。特別是這樣暗淡的天，空氣便把人心鎖得沒有半點兒隙縫了。

麻張的心裏更沒有隙縫了，那人羣，他熟識。臉，代表着赤誠的心。無數赤誠的心向着他逼，他覺着有些頹敗。還有些兒孤獨。

可是當另一面旗子擠進了人羣，而人又逐漸集攏來的時候。他却機巧的閃在停駛的電車後面，像在避風一樣。而偷偷張望着那些真摯的臉。

那早在預期着的第一聲信號終於響起了。人羣湧起了一片洪流。千百個頭顱揚起了，那被熱情炙灼得瘋狂似的臉上，烘托着一種顫抖的，却堅定的，頑強的音調。

這音調，是在侮辱，在損害，在不堪忍受的欺凌裏，培植成的一個總匯。

這音調，是發自千百萬中國人的喉舌。麻張也是中國人，麻張的嘴吧也張開了，這一剎那麻張的眼角也流露了一點溫暖。

「打倒××帝國主義！」

「武裝保禦華北！」

「民衆武裝起來！」

聲音，衝擊着，衝擊着，像連珠砲似的，一個頂一個。

有一個人踏上了一路電車的踏板，地位恰巧在麻張的身邊。

麻張立刻合攏了嘴，心上輕微的浮過了一點兒喜悅。

他仔細的釘住了那個人的臉。那人的臉：因爲激動而強力的抽縮着；稍微有點兒嘶啞的聲音，隨了嘴角的白沫，一句又一句地噴着。

這片刻的印象，麻張敢賭誓，是躺在棺材裏也忘不了的。

那人用力的揮動着帽子，風就乘勢吹亂了他的頭髮，把灰塵遺留在他那濕潤

的眼角裏。

人們的眼角都濕潤了。大家的血管裏湧流着一種熱愛，一種最高尚的同情。這同情上止對你，不止對我。可是有你，也有我。侮辱和損害這兩條爬蟲毒辣的嘴着每個人的心。個個人全激動得像團熱火。

那洋車夫也激動了。他已經挺起了腰，眼睛，透過了攢擠着的頭，直射在那張大了的嘴巴上。片刻間，只有那嘴巴，在發着一種稍微有點兒啞的，可是堅定的，宏亮的聲音。

「……只有我們，才是中國真正的老百姓。我們要自動的武裝起來，我們要勇敢的去挽救民族的危亡，一切不願滅亡的人們團結起來啊！」

人人的神經裏全打着冷戰，人人的手心裏全在捏着一把汗。

突然，人羣騷動了，但迅疾的，隊伍便排好，大家胳膊挽着胳膊，像操了必勝決心的戰士似的，向着正陽門大街前進。

一時，麻張有些惶亂，他三兩步跑進了附近的派出所，派出所也惶亂着。

「喂，你……那兒……快點，快點，已經出動了！」

但麻張立刻便鎮定了，他覺着是有些滑稽，因為他已經記死了那個面孔，即使躺在棺材裏，也不會忘掉的。

人羣的海已經滾到了鮮魚口，禦亡的怒吼，捲過了街心，掩沒着一切人爲的合自然的騷音，那騷音裏面，有惶亂的警笛聲尖銳的號哭着。古老的前門樓子底下，警察的槍刺子在驕傲的眨着眼睛。

「打狗！」

「大家不要亂！」

「衝啊！」

「打倒賣國賊！」

可是，迎頭，鐵棍飛舞過來了。

「散開！」

「散開！」

穿灰制服的，穿青制服的，像野獸一樣的衝過來。他們：用着最兇暴的形
式，罵着最野蠻的術語，向着羣衆衝過來。——正像制服不馴的野獸一樣！

人羣開始有些零亂。

槍刺子扎進肉裏，「撲」的一聲，「忸他媽，滾！」

跟着是一聲女性的銳叫，悽慘的閃入雲霄。那古老的前門樓子，是一切全清
楚的。

被毆傷的血，淌在地上，凝結了。

有人在呻吟。

呻吟聲裏夾雜着憤怒的叫喊。

「大家，不要散退。」

「衝！」

穿灰制服的和穿青制服的，這時只有一個念頭：大家是仇人。便充份的發揮着自己的獸性；把木棒敲在別人的腦袋上，腦袋開了花，某種獸慾，却感到滿足了。

可是人羣終於又在毆擊下聚集起來，那無抵抗力的肉體還藏着一顆跳躍的心，那心不死，救亡的念頭是永也不會消的。

「前進啊！」

正在這時候，麻張到了。

更多的警車也趕到了。警車瘋狂的駛入了人羣，自來水龍頭利劍樣的直刺着怒吼的臉，聚集起來的人羣又被掃散了。

麻張趁勢抓住了那個人的衣領，肥胖的拳頭便撞在他的嘴巴上。

嘴巴裏滴了血，稍微有點兒啞的聲音呻吟着。

可是頭還揚着，那因為激忿而抽搖着的臉上，漾着一種難言的憤怒，這憤怒使麻張不自覺的打了個寒噤。

一個穿灰制服的官焦急的喊：

「快點，快點，狗東西們又在前面集合了。」

麻張沒注意這個。他帶了他的俘虜敏捷的灣入一個衙衙。衙衙裏的小販偷偷指着那滴血的人：

「他是幹什麼的？」

麻張瞪了一瞪。便用肥胖的手掌在臉上抹了一把，像抹去了一切不快似的。

「開市大吉！」他心裏想。

三

麻張打了個哈欠。

麻張很曉得自己爲什麼會打哈欠。

「找個地方！」心裏想。

迎面「××大旅社」那金字招牌輝煌的閃着光。「這鬼把戲好幾天沒幹了，」他自己肚子裏咯兒咯兒的笑着。

「××大旅社，」並不因爲早晨，而感到冷靜。昨晚上的局雖說已經殘了。可是白天的場面却正在上市。

那營業是永遠沒休止的。

迎面街角上，有幾個人偷偷的望裏張望，像在等待着甚麼。他們，有的畏縮的蹲在地上，有的也統着袖子靠着牆，一面嘴裏唏哈哈的哈着冷氣。

麻張很懂得這羣人，這些順民們是在等待着「給養。」（註一）他們大致是和

註一：「給養」就是「白面」，一即海洛英。

旅社主人有點默契，甚至是訂了合同。

合同的辭，是有些滑稽的。

「立合同人孫六，今自願將死後遺體賣於大谷光瑞名下，生前由大谷光瑞供給藥面一錢，死後大谷光瑞有任意擺佈死者尸骨之權利，親友不得干涉，恐口無憑，立據爲證。」

這合同據說也有個根據，那大致是中毒越深，值錢越多，原來這裏面，也還有個競賽心理呢！

倘在平常，他們也會跟在人後：

「先生，想發財吧，到××旅社去。××人開的，有保障，有各種各樣的娘兒們，先生，你要什麼樣的。」

麻張用眼角睽了睽他們，便大模大樣的進了旅社的門，站在櫃台子後面的那賬房先生，老朋友樣的向他招呼着。

「哈，張頭，早哇」

「財忙，」他拱了拱手，也老朋友樣的笑着：「怎麼，那羣餓死鬼還不打發嗎？」

兩人的眼角全擠成了一道縫，嘿嘿的笑了。

「三號，三號空着嗎？」

「才騰出來！」

「好！您請上樓吧！」

拐過一角陰暗的走廊，便是三號。走廊裏有一股濃厚的霉腐氣，是潮濕裏雜着隔夜的烟味和汗臭，但麻張却不在乎，他正爲某種氣息而輕快着。

三號裏攢出一個蓬鬆的頭，扭動一下，便又溜走了。

「喂，小銀子！」

「三爺叫你呢！」

咯兒的笑了一聲，便又溜回來了！

「怎麼見我就跑來，給乾爹搥腿！」

「您多關照！」

於是麻張的心裏，像是一切全不存在了！方才那怒吼着的人羣的海，以及那因為激動而抽搐着的臉，暫時在他的心裏失掉了效能，只有那眼前豆樣大的烟燈，幽靜的，佔據了他心的一角。

「來！給乾爹燒口！」

那瘦弱的身體便歪在他的對面，蒼白的臉上印着兩顆黑暈的失眠眼睛。

隔壁桌案上不時碰拍的響。

「我畀他猴哥！哈哈！」

一個天津人的嗓音響亮的叫着。

這地方，他，很熟習，熟習得像在自己家裏一樣。也常來走走。不過那走來

的意義却不僅僅是爲了享受。論存心，實在有點兒鬼祟，可常常是隨手應心的。

唵唵幾口之後，又咽了口茶，便：

「銀子！昨晚上受用吧？」

「喲，您老開起我的玩笑來了！」

「哈哈！乾爹也喜歡你嗎？」

麻張的每粒麻子全張開嘴笑了！肚皮隨着他的笑聲抖動。一顫又一顫。

笑聲突的停住，有種輕微的感觸抓搔着他的血管，他打了個輕微的顫慄。

「幹他媽一下吧！」

可是另一個念頭立刻便又湧上來，這念頭是比較更強固的握緊了他，於是便

嘆息了一下：

「銀子！你晚上來等我吧！」

便渡到隔壁去：

隔壁那魏鬍方敲開嗓子喊：

「我拿他猴哥！瞧瞧！」

像席捲殘雲一樣，便掃光了檯面上的錢！

「怎麼樣，老大，」麻張跛在魏鬍的背後！

「不含糊，」魏鬍咬着牙，聲音像用牙籤從齒縫裏剔出來的，兩手像準備把那骨牌捏碎一樣。

「斷，斷，細！細！」

骨牌拍一聲響，兩隻手便分了家！一面嘴裏讚嘆着：「好難配呀！」

「好！」麻張順勢便往左右看看。

坐在天門的一位斜眼，頭上滲着汗珠。斜眼裏充滿了血絲，手下意識的點着錢票，可是心裏存着一絲希望。

「您這幾把不怎麼好吧！」

「一千多了！」

「哈！」

「這叫連中三元！」魏鬚一面打着哈哈，一面又把牌洗好！推出來了！

但斜眼却猶疑着！他的眼睛不自然的往四處斜，斜斜魏鬚，魏鬚很夠神氣。

追尋着牌風，倒處的牌風，更使他迷亂。越在自己心裏求點感應吧。心却像煎在鹽裏一樣。

「對子！」有人喊！

「誰的對子！」

「末門！」

「好！初門一百二。」

這剎那間的決心，立刻又使自己疑慮起來，「倘使輸了呢！」但牌已送過來了！

他小心的把牌疊在一起，用力的在桌面上打了一下：

「對子攻對門，趕庄上個點！」

「好！」庄上痛快的把牌攤在面上，三點！

「三點，」斜眼站起來，心在跳動，血液的循環像是停止了似的。額上豆粒大的汗珠直往下滾，那一隻不斜的眼，也因用力而斜了起來。

大家全屏住呼吸，疑慮的望着他！

他先用右手的中指摸摸面子，面子好，是天牌。翻轉來瞧，正是他，往下看，露了紅，却只紅了半截，底下是個六，配起來正好是兩點！

才兩點！

像觸了蛇蝎一樣，他把牌無力的扔在桌子上，一面像一個撞破了的氣球似的，頹敗的離開了桌面。

有人嘆息着。

魏鬍却哈哈大笑。

在笑聲裏，他昏亂的下了樓梯，貼在櫃檯子後面的那「案奉〇〇大××警查署」佈告上的字，一個一個地向他眩着眼睛。

「帶上兩包吧！」那有着一個菜綠色的臉的朝鮮人向他招呼着，他隨手接過來，掖在衣袋裏，逃一樣的出了門，那朝鮮人「晚上早來」的客氣話便掩在門裏面。

走在街上，風一吹，才有些清醒，但清醒的心裏仍是一張白紙。

想記起什麼，記不起！只一個龐大的念頭壓住了他！他，「完了。」總賬上虧了三千多，經理會查覺的！

也許已覺查了正追尋着他吧！

他的心隱隱的在絞痛，頭沉重得像鉛條一樣。

妻子還在等着他，一定是的，她會爲他的荒唐吵鬧過，他哭喊着讓他爲孩子

們想一想！

「完了」這龐大的念頭壓住了他！他無目的地沿着西河沿走，像路上的旋風

一樣的暈旋。西河沿的河字會使 he 想到投河，可是護城河的水又太淺，上吊吧，那太野蠻了。

兩點熱淚，從斜眼裏滴出來。

突然，背後伸過來一雙手。

「站住！」

在暈迷狀態裏，斜眼幾乎嚇死，他慢慢的回過頭來，一個麻臉正兇很的瞪着他。

「搜一搜！」

他認識這麻臉，片刻間，他什麼全都明白了，他神經質的笑起來。

「不用搜，我知道你們走通着的。」

麻張玩這一手，却從來沒有碰見這種人。從那神經質的笑裏，他辨別出一種憎惡，甚至是得救的語氣。但他仍舊用肥胖的手掌在臉上抹一把，像抹去了一切。

不快似的，心理想着「無往不利！」

四

那個七十幾歲的老太婆，一直把臉湊到麻張的眼前來！「請你可憐可憐吧？請你開恩吧。請你饒了我們吧？」皺得雞皮似的臉上顯露出一種深深的苦痛，她哀求着，沒休止的哀求着。彷彿是只有哀求，才可以挽救這目前的危難。

但麻張的臉却冷得像地上的霜一樣。

「別囉嗦，這是上面的命令！」

老太婆那乾癟的嘴唇，撇了兩撇，枯燥的眼珠子便滴下幾點熱淚來：

「我們一向是安份的，我們從沒犯過法，我們那知道收房租也犯法呀！天哪。」

便索性坐在地上，指指點點的乾嚎起來。那早已嚇惶了的兒子抖着兩支手去

扶他的媽，而媽乘勢就滾在地下。

麻張的心裏感到些厭煩：

「你老太婆，撒潑可不行，走哪！」

「我撒潑，大家評評這個理，大家是明白的！我們就指着那房租過活，租出的時候，是中國人，誰曉得過了一個月就變成日本人哪！」

大家正圍攏了來，許多陌然的眼睛望着這齣戲。

「局子裏貼過幾次的佈告，說房子租給日本人要吃官司，你們難道瞎了嗎？」

麻張咆哮着。

兒子便在這時候插進來：

「大家想想，房子不准租給日本人！可是誰又願意租給日本人哪，有中國人跟他們串着，租房子的時候，是中國人，住進來的時候，却變成日本人，找舖保

吧，舖保也是請着的，不收房租，難道讓我們一家大小餓死嗎？」

「你不會報告派出所嗎？」

「派出所去過好幾次，沒人敢理這個渣，可讓我們怎麼辦！收房租吧，他們不讓，不收吧……」

麻張一把抓住他頸領子：「走吧！那兒那們些說的！」

像鷹抓兔子似的，抓出了大門。

老太婆一骨碌爬起來，便向那紅漆大門撞去，一面嘴裏斷續着：「我……牙

全……掉……完……了……，……我……們……老……實……了……一輩子……

兒子一面往後墮，一面敲開嗓子號，像媽已經死了一樣。

「這沒骨頭的！」麻張想。

五

這沒骨頭的還是啜泣着，聲音，在鐵鐐的轉側裏輕輕的顫着，其餘兩位，則把眼睛望那牢頂上的窗，窗外的光却是越小越小了！

他們全犯了罪，那名牌上有着：「危害民國犯」「賭烟犯」「通敵犯」這三種罪名。好在那罪名，是可以隨便加上去的。

一九三六年，二，二九。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春被關在城外了。

只有時候，從野外吹來的風，使你嗅到一點春的氣息，很細微，很新鮮，很溫暖，並且很有生氣。在這種感覺裏，你可以想到，河許已解凍了，草已經發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一整天，我所看見的，是灰色的牆，灰色的土，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頭守望的兵。

我氣悶而且窒息。連行動也被強度的限制着了。出城，要通行證；到街上去，要好人證。並且七點鐘已經開始戒嚴了。爲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對你取攻擊式，端起槍來，並且對準你的腦袋，我只好一個人關在屋子裏。

而我的屋子，又恰巧臨着街。一整夜，我全聽見扳槍機和喊「口令」的聲音，這在深夜裏，特別加重了恐怖的氛圍。

二

同事間已經有人配着「好人證」來上課了。

他們，多半用別針把那證別在前胸上，很像一塊招牌。因之，休息的時候，大家就開着玩笑：

「禁止招貼！」老吳指着老孫的前胸說：

「零整批發！」老孫回答一句。

「大減價三十天！」

「此處禁止小便！」

大家全哄笑起來。

「好人證」分五類，像花生牙梨瓜子那樣的把人也鑒別了貨色。譬如我，因為沒舖保，雖說有職業，有鄉友保，也只得一個三等貨，橢圓形的，勉強允許居留。

至於我的廚子，却是道地的一等貨，把正方形的牌子懸在胸前，對我也驕傲起來了。

我和我的廚子，竟差了兩等。比起他來，我是次一等又次一等的好人——我氣悶……

x

x

x

x

x

x

他在廚房裏又唱起來了。

「桃花江是美人窩，美人窩裏沒有我！」

像說話似的，——這一等好人！

我聽見他唱這歌，已經不止一次了。但這次，却異樣的刺耳。在那聲音裏，我辨別出一種對我示威的意味。我應該更正他這壞習慣，一定要。

三

「新聞剪集。」

（「本報特訊」昨日下午，有一小販，行經南門大街，形色張皇，經巡行之警士檢查，於帽沿內得銅元一小枚，察係匪探標記，乃送軍法會審處嚴懲云。）

這幾天，檢查行人似乎特別嚴了。那檢查方法不免使我們時刻耽着心。帽子

裏夾着紙，或是口袋裏放一個銅元的全是匪的標記。這結果，是使人無論什麼也要留點神。

太原的事，是素有「不徹底」的稱謂的。譬如禁烟吧，不準吸鴉片，却準賣藥餅。禁與不禁，只在一個名稱。鴉片一名之曰藥餅，就可以公開發售。被視為良丹妙藥了。

但這次的禁書，却似乎是非常徹底的。在公安局公佈的禁書目錄中，不僅僅是張××章××那些三角形的五等貨遭了殃（註一），就連李阿毛博士也湊了數。凡白紙上寫黑字的，大概是全有些危險的嫌疑吧！

×

×

×

註一 好人證：無職業，無鋪保，三角形牌，五等好人，隨時可被目為危險份子。

我的廚子在他那好人證上，又有了新的花樣了。

把四方形的好人證鑲了邊，且蒙了一層綠色玻璃紙懸在胸前，就更顯得與衆不同。因之，在把飯端給我的時候，就特別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會，那意思，我很知道的。

四

「新聞剪集。」

（「本報特訊：」我軍第××團，約一千五百人，於十九日夜，在靈石山側駐紮。深夜中突聞集合號聲，嗚咽響起，軍士不察，乃往吹號地點作緊急集合，不意竟被匪軍包圍，全部繳械。我團長×××，見事不妙，遂自決身死。匪約一二百人，吹我軍之集合號，預設狡計。其狡詐惡毒，有如此者。）

×

×

×

我特別懷念着春。倒也想去領通行證了。我需要疏散，整天關在屋子裏，望着院內揚着沙塵，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全麻木了。

今天下課，我便把好人證仔細的別在左衣角上，用上衣的口袋作掩護，朝柳巷出發了。我預備去拍一個二寸照片，繳到區裏轉公安局去領通行證。

但那結果却不大好。才走到路口，一個灰衣的同志便截住了我，並且端着槍，像就要射擊似的。

「站住！」

「怎麼？」

「好人證呢？」

我默默的把那橢圓形的牌子從口袋裏請出來，他便沉下了臉：

「以後不准放在衣袋裏！」

染着一種濃烈的受了侮辱的感情，我却默默的走開了。

「天光」「科達」，所有照像館的門前，全拖了一長串的人，擁擠着，像等候着買火車票似的，一個挨一個。以致我却不能擠進照像館的門。

原來這些人也全是領「通行證」的。因為是公費照像，所以就特別擁擠。甚至有的人情願在門前停留一整天，並且受着照像師的叱罵，也很高興。

但我却被摒棄了。

路口的紙烟店雖然也豎着一塊「領通行證登記處」的紅紙招牌，像本店代理發行那樣的，我却沒有去登記。我是——只在街上徘徊。

非常的疲倦非常非常的疲倦……

五

「新聞剪集。」

（「本報特訊。」汾陽來客談，汾陽西郊××村，有娶親者，當花轎進門

時，迎親親友，均擁集呼唱，並大放爆竹，恰有一飛往前方之飛機由此經過，居高臨下，窺望不真，以為有匪來擾，乃擲炸彈數枚，結果傷亡數十口，狀甚淒涼云。）

好幾天沒開展覽會了。

我的廚子突然跑來告訴我——他知道很多事，很多很多的事。——今天又要殺人了。一共九個，其中四個是女學生。

不一會，他就跑得無影無蹤了。那時間，正是下午一點鐘，我想他大概是憑了他那一等好人的資格，到街道上去探望去了吧！

我奇怪着這風俗，同時想起了舊小說裏一些劫殺場的描寫。

正是那裏的描寫，現在又復活在太原市上。

一說殺人，很多老太婆，小孩子，年輕的媳婦，以及有閑的男人，便從早晨

起，守在街頭了。人很多，有的且特別穿了新衣服，打扮得花團錦簇，像參與盛會那樣的，等待着囚車。除了這些特定的守候人以外，囚車後面，隨了軍號的嗚嗒聲，還擁擠着很多人。

英雄們劫奪殺場能夠改裝為變戲法的，賣藝的等等，停留在人叢中，據此看來，倒有些逼真了。

這殺人展覽的風氣，是頗使人感到一種猙獰的恐怖味道的。

×

×

×

和這「殺人展覽」相對照的，還有一種獎勵告發的條例，也是很容易激動存心厚道的人的悲憤的。

凡告發者，立賞法幣一百元。一百元且是法幣，自可誘導許多人來上鉤。但鉤來鉤去却發現了如下的一則新聞：

（「本報特訊，」山大被傳學生×××等七人，已於昨日訊明釋放。緣山大

有校役劉×者，惑於賞洋之厚，遂誣栽該生等有××嫌疑，因以被傳，經軍法會審處嚴厲審訊之下，知劉×告發之情形，全屬子虛，該生等已於昨日出獄云。）

接着這新聞，是在臨時公佈的死刑十二條之外，又添了一條；「告發人倘有誣栽等情事者，立即槍斃。」

但我想這已經遲了。在許多殺的展覽會下，就難免沒有個把冤枉吧！至少，那七個學生的被毒打，是很使我們毛骨聳然了！

×

×

×

但今天，我的廚子却空跑了一趟，那有幾個女學生要被殺頭等等，原來全是謠言。他彷彿是十分氣憤的又在廚房裏自言自語了。

六

（「本報特訊」昨日距城三十里之西山土窰內，發生一大慘劇。緣近日流言所播，草木皆兵，西山居民，恐遭匪擾，均避於一土窰內，該窰年久失修，忽然坍塌，當場壓死百姓七人，傷十一人，厥狀極慘）。

「流言所播，草木皆兵，」這實在是太原市上最真實的寫照，報紙上既天天在吹散着觸人心魄的新聞，人嘴裏又傳說着一些怪奇，但多半是恐怖的消息。在這樣的時候，也難怪正太車站上有人滿之患，有錢的人紛紛離省了。

不過倘把這般消息，和娶親被炸那一段對照起來，就難免要使人發生一種猜想。土窰既可避難，想來也就有些堅實，斷不會剎那間就突然坍塌；其所以突然坍塌的原因，也說不定又是「窺望不真」之所賜了。

可是城裏這幾天的恐怖空氣，却也真使人嗅到死味了。謠言像火一樣燃燒着，人們全彼此警戒着躲起來了。

昨夜六點鐘就戒了嚴。不僅是路上斷絕了行人，並且有大批警軍出動，據說

是飛機場那兒出了事，有十幾個帶手槍的探子被擒獲了。

這消息使得全城都顫慄着，連太陽似乎也變了顏色了。

幸虧這樣，我的廚子算是一天沒出門，只寂寞的在廚房裏唱他們那「美人窩裏沒有我，」不然，他也許又順脚去到海子邊，眩耀他那一等好人證去了。

七

今天到學校裏去，才聽說那在飛機場被擒獲的十幾個人，原來却是到陝西去的教育考察團團員。這才大家全放了心。

但我的廚子，却又不知在什麼時候，出走了。吃早飯，沒回來，晚上下了課，還沒有回來。

我帶着極大的咀咒和憎嫌，下了最後的決心，心裏想：「還是讓他滾蛋吧，帶着他的一等好人證！」

非常的意外，意外得使我驚愕了。

那廚子，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被抓到公安局去了。並且還——罰了五塊錢。

爲了說明這事，我特別剪下一段報，貼在下面：

「……綏署昨日公佈：配帶好人證，一：不准污毀，二：不準罩以任何布面或紙面，三：不得遺失，四：不得私授匪類。倘犯一二兩款，處百元以下罰金，犯三四兩款，處五百元以上罰金或死刑……」

我的廚子就在這條例下被捉將進去，回來的時候，好人證上已沒有玻璃紙，並且背又佝僂起來了。

——我是多麼的懷念春啊！



後記

這兒所收集的九篇文章，除「控訴」和「伍禿子的故事」外，都已經在光明中流人民文學等雜誌上發表過。自己看看，覺得很不成形，只能作為我自己創作修業上的一歷程吧了！

抓及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兩篇是報告文學的嘗試作，其中雖也含有一種濃烈的抒情成份，可都是事實的報告，不能算作小說。下筆的時候，也沒有企圖有一絲兒誇張的。

我特別覺得疚心的，是一四一七這篇。這一篇，在下筆的時候，受了很大的限制，我不得不時常忍痛的割捨那已經想好了的素材。不能如實的紀錄我那朋友的一切，這是我最大的苦痛。他那鋼鐵一樣堅強的意志，在我的筆下，是打了很

大的折扣的。假如天氣好的話，我也許會更自由的增刪他吧！

集名賜兒，是無所取義的。因為恰巧有那樣一篇，便爲了取這這樣一個名子，想到也是好笑的！

一九二七年稍。